說郛目録

弓第十九

寓簡 沈作喆
碧雞漫志 王灼
鼂氏客語 鼂迥
涪翁雜說 黄庭堅
雲麓漫抄 趙彦衛
黄氏筆記 黄溍
兩鈔摘腴 史浩

國家古籍保護中心藏

碧湖雜記 謝枋得
紫薇雜記 呂祖謙
搜神祕覽 章炳文
牧豎閒談 景煥

寓簡

寓山沈作喆

揚雄無子明白而王逸少問蜀都帖云聞譙周有孫不知嚴君平司馬相如揚子雲皆有後否似誤問也意者好賢之心欲其有後耶君平相如其後亦不復見可爲之歎息也

國朝舊制御史闕員則命翰林學士與中丞知雜迭舉二人上選用其一治平二年闕監察殿中兩員舉者未上一月內出尚書郎范純仁太常博士呂大防

姓名用之二人者一時名臣後皆以道德功業爲賢宰相天下稱之曰溫公曰忠宣　英宗自小官一舉而得之可謂知人也哉

凡改元紀號最忌與前世謚號陵名相犯本朝熙寧崇寧二名乃南朝章后宣后二陵名也亦當時大臣不學之過

元豐改官制新作尚書省車駕臨幸自令僕尚書侍郎以降各分省戶皆命翰林待詔書周官一篇于廳壁蘇子容爲謝表云二朝漢省已叨過聳之恩六典周官顧謹書屏之戒當時稱之

范文正公用士多取氣節而濶略細故如孫威敏滕達道皆所素厚其爲帥辟置幕客多取見居謫籍未牽復人或疑之公曰人有才能而無過朝廷自應用之若其實有可用之材不幸陷于吏議㴱文者不因事起之則遂爲廢人矣故公所舉用各得賢能之士文正公眞一世英傑也石林嘗爲予言之

國朝天雄軍豪家芻茭亘野時誘姦人穴官堤爲獎咸平中趙昌言爲守廉知其事未問一日堤潰吏告

急昌言命亟取豪家所積給用塞堤自是不敢盜穴爲姦

程氏之學自有佳處至椎魯不學之人竄迹其中狀類有德者其實土木偶也而盜一時之名東坡譏罵靳侮畧無假借人或過之不知東坡之意懼其爲楊墨將率天下之人流爲矯虔庸墮之習也闢之恨不力耳豈過也哉

司馬君實依禮記作深衣冠簪幅巾搢帶去朝服則衣之謂邵堯夫曰先生可衣此乎堯夫曰雍爲今人

當服今時衣耳君實歎其言有理而合于通變之[illegible]也近時有士大夫好爲恠服號曰唐妝予謂稽古不至秦漢以上固已淺矣而況于唐乎

戚里高氏子選尚僞公主富貴咢來僞主敗奪官不得名其家一錢或戲之云向來都尉恰如彌勒下生時此去閑人又到如來喫粥處可一笑也

近世言翰墨之美者多言合作予曾問邵公濟合作何義曰猶俗語當家也

蘇端明平生寢臥時已就枕則安然不復翻動至于

終夕劉元城對賓客或晏居雖暗室常端坐畧無欹仄至于終日二人亦有定力者

用人當以學術器識不當專用文詞之士使其人有德量行實緣飾以文章固爲希世傑出雖無文采而識量操履有公輔之望自不防大用也沾沾儇薄浮華自喜雖有翰墨之功必敗事無疑也

古之仕者如九淵之神龍將以利澤施天下見細德之險微則高舉遠引而去之後世如獸畜耳甘腐鼠之食逐之弗去也

予壯歲嘗于坐右書云侈心生當念敗德淫心生念速死此未能戒絶者輒心以其所畏也

處困之極時命未通但可安貧守靜脩身養氣以道自娛一切外事盡當屏絶雖博戲諧謔過從遊觀亦且暫置非省事聊遠悔吝晏坐一室數息寧神隱忍無爲必逢亨會有外事來觸此境界便當猛省極力止之

以飢爲飽如以退爲進乎飢未餧也不及飽耳巳飢而食未飽而止極有味且安樂法也

秦檜之既主和議大帥皆罷兵權賜田宅予爲岳侯作謝表有云功狀蔑聞敢遂良田之請謗書狎至猶存息壤之盟會之讀不樂

予嘗客寓倭居樓下市聲喧雜初若不可耐洗心內聽一二月後寂無所聞蓋與逃空谷者畧無少異以此自悟能從耳根返源則無所往而不靜也聞蓋塵耳

予洗予老矣無田可耕無園可鋤無屋可處大率皆無耳更願于身無病于心無念于人無往還于世交涉予妻兒無愛戀則亦于死生無凝滯矣天地萬物同歸于無豈不快哉

有故人喜諧謔見人家後房或北里倡女多歷諱年歲往往不肯出二十以上故友戲謂曰汝等亦有減年恩例盡被燒丹學仙道人買去蓋道士多誑誕動輒年數百歲耳

太乙九宮之數雖出緯書乾鑿度而傳于陰陽家者流然其間微隱玄妙之理合於易與黃帝之書不可廢也

神宗皇帝御經筵時方講周官從容問前朝後市何義侍講官以王氏新義對曰朝陽事市陰事故前後之次如此上曰何必論陰陽朝者君子所會市者小人所集義欲向君子而背小人也侍臣皆驚歎葢上已鄙厭王氏之學矣

禮記駁雜月令尤甚月令用夏正而車馬衣服之制皆殷之舊也周制朝祀戎獵各以其事而月令乃以四時爲變古者於禘則發爵賜服於嘗則出田邑而月令孟秋乃曰毋封諸侯毋以割地頒於立夏封諸侯周禮龜人上春釁龜謂建寅之月也而月令孟冬命太史釁龜策葢秦之正月也三代之官有司馬無太尉而月令孟夏命太尉贊傑俊此殆呂不韋賓客之所爲耶

春穐禧二十年新作南門傳皆以譏書不時劉原父曰非也南門者何天子之法門也庫門天子臯門雉門天子應門魯不務公室而僭天子之門制春秋常事不書今特書新作南門者罪魯之僭天子也原父自以爲得春秋之遺旨發先儒之所不及可謂新意

矣然予觀唐人陸龜蒙所著書有兩觀銘曰兩觀雖門實僭天子然則原父之說龜蒙爲先得之矣龜蒙自以爲留心此道抉摘微旨以南門之說觀之亦信乎有所得也

貢父春秋傳鄭伯克段克之者何戕之也戕之者何殺之也蓋本穀梁之說謂克者能殺也信此則京城大叔已死於伐鄢之日矣而左氏繼之以太叔出奔共又至於十一年鄭伯入許曰寡人有弟不能和協而使餬其口於四方則是段未嘗死也不知何以云耳目

讀史者但知武紀封禪書爲譏也不知子長贊文帝漢興四十餘載德至盛廩廩鄉改正朔封禪謙讓未成於今而孝武初即位未有德惠及民便修鬼神之祀公卿草巡禪則爲不仁矣此蓋子長之微意也

漢淮陰侯歸漢漢以爲治粟都尉按秦官有治粟內史高帝因之元年執盾襄爲此官至武帝時始有搜粟都尉以爲軍官耳治粟蓋誤也

孝文時得魏文侯樂工竇公年一百八十矣自言十

三歲失明父母教之琴能爲雅聲能老不廢忘然則賓公自少鼓琴一百六十餘年而平生未嘗識琴之形也雖日工之專不以別技分其心亦可謂得其妙而忘其粗矣陶元亮蓄素琴無絃玩其質而遺其聲葢聲形兩忘矣

曹公初作相國府門始布桷椽自往觀之使人題門作活字便去人皆不曉主薄楊修曰門中活闊字也相國嫌門大耳卽少損焉唐相賈耽鎮滑臺鑿八角井以鎮黃河既成有父老來觀曰大好手但近東近西近南近北耽聞之曰是言吾井太大也曹公與父老善爲隱語而楊胥能辯之亦奇矣凡門戶之制自有尺寸陰陽而吉凶係焉凡鑿井大不可復小猶斵木然小不可復大也塑像之法目與口先必小小可增也耳鼻先當大大可損也

司馬昭稱阮嗣宗言及玄遠而未嘗評論時事臧否人物可謂至謹世皆以昭爲知嗣宗者非也昭方圖魏惡人之知其微也故爲此語以諷在位使不敢言耳大率姦臣擅國皆深畏天下士議論長短發其機

謀古今一律可監戒也

渠廣善清言能命意而文筆非所優潘岳能爲文而不工於立意太叔廣詞令辯給摯虞不能抗而仲治著書又非季思所及也安仁取彦輔之意爲作讓河南尹表遂成妙製可謂善用所短摯與太叔爭名更相鄙誚可謂不善用所長

安豐芍陂孫叔敖所刱爲南北渠溉田萬頃民因旱歲多侵耕其閒雨水溢則盜決之遂失灌溉之利李若谷知壽春下令陂決不得起兵夫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完築自是無盜決者此二事正如用兵所謂伐謀攻其所必救者其權智可喜也世之言政術豈虛也哉

近世四六多失文體且類俳而時有可觀劉期立爲其父丞相歸葬謝啓云晚歲牢騷魂竟睠於異域平生精爽夢猶託於故人汪伯彦罷相呂元直當國汪自辯殺陳少陽事召令汪彦章報啓云方一男子之上書衆知無罪而諸大夫曰可殺公獨何心方[illegible]人踰淮而南有銜命出境者執政爲報書云念寇至君

孰與守敢幸偷安而兵交使在其間幾能釋怨如此類可喜者不可槩舉但全篇體格或不稱是耳

傳曰天下有道則庶人不議謂上無邪僻貪暴之政使天下得以私議其非是也而後世之監謗諱人開口論事而壅過以媚主者適曰有道之世而議論政事非庶人之職也非職而言有罪焉是禁天下之言甚于防川者也不可以不察

義有可與有不可與禮有可受有不可受惟當於禮義之中而已魏沈玢舟行遇風旬日絕糧從桃彪[illegible]百斛鹽以易粟彪令覆鹽百斛於江中謂使者曰明吾不惜惜所與耳彼以急病告勿與則已矣而惡聲以辱之是爲絕物不仁甚矣晉王修齡在東山貧乏陶範載米一舡遺之却去曰王修齡若饑自當就謝仁祖索食不須陶　　米彼以善意勿受則已矣而戾氣以訴之是爲傲物無禮甚矣二者皆不當於禮義之中處世接物不當如此

家多偏愛者喪國多嬖倖者危人主自聰明而多能者其臣益欺朝混亂而多制者其政益紕官聚歛而

多費者其積蓋虧兵民窮瘁而懷怨者其心必離贖士失職而不容者其志必睽政令苛雲而好殺上下刻急而無仁恩者其福祚必移自古以此亂亡蓋蔽而莫之知也勿焉其可悲

玉有氛祲玉之病也淺曰氛深曰祲今人不曉乃謂狥葬尸氣所侵曰祲非也自有一種眞爲尸氣所侵色澤昏闇者雖極古猶爲不祥物也何貴焉古玉書云耳鄭氏注考工記猶載曰珽玉六寸明白炤是也

古今之言地理多謬誤而水名尤悤亂如司馬相上林賦八川分流相背而異態沈存中辨其妄矣孔安國謂三川皆入震澤底定今彭蠡江分爲三以入震澤不知三江距震澤甚遠決無入理而澤之大小決不足以受三江東坡辨其妄矣班孟堅謂滎陽下引河東南爲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于楚夫一鴻溝固不能旁通六國數百里又濟水自從千乘入海安得會于楚鄭當時言關東漕渠從渭水道九百餘里引渭穿渠起長安旁南山至河易漕按渭汭至長安僅三百里固無九百餘里而南

山至河中間隔灞滻數大川囘無緣山成渠之理劉貢父辯其妄矣如此類極多而酈道元水經誕妄處十二三也

古人謂事順成而計工曰天誘其衷謂事大謬而謀拙曰天奪其魄然則一切得喪無非天也計謀之工拙天實使之所謂人爲者特偶然耳雖在人事不得不盡要是冥冥中自有主者存焉毋以智巧爲也

凡人一身平日視聽語言飲食未嘗少休也唯鼻典司出入息勞役煩省然其寢寐則耳目口之用皆輟止而息之出入獨無異于晝

人臣雖得君要須使人主尊敬而憚不可狎也故言聽諫行而不敢忽汲長孺之於漢武帝魏鄭公於唐文皇正如此使其身得以親近而易之則其言亦輕矣宮之奇少長於君君暱之雖諫將不聽已爲敵國所料矣

世人以不如意欲得而失之者爲逆境而于莊子曰得者時也失者順也以失爲順則世間憂患何自而入哉此古之至人也又曰古者謂是懸解而不能自

解者物有結之此正覺所謂當於結心解之一解六亡者是或一道也

支道林說逍遥游至數千言謝東山解漁父至萬餘言嗚呼多乎哉至言妙道一而足矣一猶爲累忘言可矣奚以數千萬言爲哉此與漢之腐儒說若稽古三萬字何異且漁父一篇文理淺俗非莊子書眉山知其妄甚快人意也

竺法深在晉簡文坐劉真長曰道人何自游朱門深曰君自見其朱門貧道如游蓬戶予謂深妄生分别

未免于自縛也

王介甫不以劉子政愛君憂國深切爲忠而以楊雄劇秦美新爲善是欲使劉氏以天下予莽而雄之事叛逆爲無罪也可行乎哉

秦熺狀元及第汪彥章以啓賀會之有云三年而奉詔策固南宮進士之所同一舉而首儒科蓋東閣郎君之未有本意求屬對之工非有意薄之也而熺父子怒以爲輕己彥章自此得罪羈置湖湘至終身不得還近地語言之速咎蓋有無心而致之者可畏也

哉

爲文當存氣質氣質渾圓意到辭達便是天下之至文若華靡淫艷氣質彫喪雖工不足尚矣此理全在心識通明心識不明雖博覽多好無益也古人謂文滅質博溺心者豈特爲儒之病哉亦爲文之弊也

杜子春苦貧遇老人於西市與錢三百萬用盡又與一千萬復盡又與三千萬曰此而不悛貧在膏肓矣園叟張老與韋義方金二十鎰又與一故席帽令於楊州北邸賣藥王老家取錢一千萬李生遇二舅令持拄杖於波斯邸取錢二千萬世間有如許閑錢而貧者求一箇不可得張景藏謂馮元常於相法取錢愈多則官愈進婁師德性自不貪使其取錢必敗盧懷愼雖貴尚貧欻忽復生曰冥司有三十爐日夜爲張說鑄橫財我無一焉貧富信有定命也哉

鄴臺瓦皆雜金錫丹砂之屬陶成先大父得其遺瓦完全不毀琢治之爲方研愈薄而益堅縝膩而廉密入墨而宜筆金砂之性猶存故水漬之而不燥眞奇物也世所傳用厚若塼而燥者皆僞物也

唐李嗣眞論右軍書樂毅論太史箴體皆正直有忠臣烈女之像告誓文曹娥碑其容憔悴有孝女順孫之像逍遥篇孤鴈賦跡遠趣高有振俗抱素之像畫像贊洛神賦姿儀雅麗有矜莊嚴肅之像皆見義于成字予謂以意求之耳當其下筆時未必作意爲之也亦想見其梗槩云耳

或問韓幹畫馬何所師幹曰內廐馬皆吾師也此語甚善夫馬之俶儻權奇化若鬼龍爲友者其精神如電走風馳殆不可以心手形容惟靜觀其天機自然處或有以得其生成變遷之態若區區求之予筆墨之間所見已無生氣矣九方皐賞其神發而遺其牝牡玄黃者得此道也

草木之宼香者如沉水旃檀龍腦蘇合薰陸欝金薝蔔薔薇素馨茉利鷄舌之屬皆産於嶺表海南南遷集云雷化已南山多苓苓藿香芬芳襲人動或數里予嘗推其理火盛於南方實能生土土味性苦而臭香萁在南方乘火之王得其所養英華發外是以草木皆香此實理性之自然者而前此說香自范蔚宗

以下未嘗有及此也黃帝書言五氣香氣湊脾古人固知之矣楞嚴云純燒沉水無令見火此自佛以來燒香妙方也

戲謔君子所不免然不至於虐則善矣大抵譏誚之語先發者未必切害而報復者往往苛險深酷西晉崔豹嘗詣郡郡將姓陳戲問正熊君去崔杼幾世遽答曰民之去杼如明府之去陳恒可謂敏矣

司馬溫公薨時程頤以臆說斂如封角狀東坡嫉其姦因怒詆曰此豈信物一角附上閻羅大王者人以東坡爲戲不知妖亂志所載吳堯卿事已有此語東坡以比程之陋耳坡每不假借程氏誠不堪其遻僻也

貢禹云年老貧窮家貲不滿萬錢妻子糠豆不贍短褐不完犬馬之齒八十一血氣衰竭凡有一子年十二禹自言如此是正七十時始生此子也禹非但不能謀國亦不善養生然猶自恨血氣衰竭

先大父官會稽時儀椽謝某疎儁尚氣好直言而土曹王某者挾勢險傲恨謝不下已譖於太守將誣掇

致之深文先大父爲辯白得免猶以公罪罰俸謝至簽廳掀髯自若而士曹者以進奉王黼得賜緋魚同日受命誇炫甚喜因謝曰謝儀椽之刑書薄乎云爾謝應聲曰王士曹之章服赤也何如自通守下數十人無不絕倒王慙甚不能出一語聞者莫不快之

碧雞漫志

宋　王灼

或問歌曲所起曰天地始著人生焉人莫不有心此歌曲所以起也舜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詩序曰在心爲志發言爲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樂記曰詩言其志歌咏其聲舞動其容三者本于心然後樂器從之故有心則有詩有詩則有歌有歌則有聲律有聲律則有

樂歌、咏言卽詩也。非于詩外求歌也。今先定音節。乃製詞從之。倒置矣。而士大夫又分詩與樂府作兩科。古詩或名曰樂府。謂詩之可歌也。故樂府中有歌、有謠、有吟、有引、有行、有曲、今人于古樂府特指爲詩之流。而詞就音。始名樂府。非古也。舜命夔教胄子、詩歌聲律、率有次第、又語禹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其君臣賡歌九功南風卿雲之歌必聲律隨、古者采詩、命太師爲樂章、祭祀宴射鄉飲皆用之、故曰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于詩、先王以是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詩至于動天地感鬼神移風俗何也、正謂播諸樂歌有此效耳。然中世亦有因筦絃金石造歌以被之、若漢文帝使愼夫人鼓瑟、自倚瑟而歌、漢魏作三調歌辭終非古法

古人初不定聲律。因所感發爲歌。而聲律從之。唐虞禪代以來是也。餘波至西漢末始絕。西漢特今之所謂古樂府者漸興。晉魏爲盛。隋氏取漢以來樂器歌章古調倂入淸樂。餘波至李唐始絕。唐中葉雖有古

樂府。而播在聲律則尠矣。士大夫作者。不過以詩一體自名耳。葢隋以來。今之所謂曲子者漸興。至唐稍盛。今則繁聲淫奏。殆不可數。古歌變爲古樂府。古樂府變今曲子。其本一也。後世風俗益不及古。故相懸耳。而世之士大夫。亦多不知歌詞之變。

子語魯太師樂、知樂深矣、魯太師亦可語此耶、古者歌工樂工、皆非庸人、故摯適齊、干適楚、繚適蔡、缺適秦、方入河、武入漢、襄陽入海、孔子錄之、八人中其一人見于家語、孔子學琴于師襄子、襄子曰、吾雖以擊

磬爲官、然能于琴、今子于琴已習是也子貢問師乙賜宜何歌、答曰、愛者宜歌商、温良而能斷者宜歌齊、寛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道而靜廉而謹者、宜歌風、師乙、賤工也、學識乃至此、人曰、歌者上如抗下如隊、曲如折止如槁木倨中矩句中鈎、累乎端如貫珠、歌之妙不越此矣、今有過鈎客班教坊者問曰、其宜何歌、必曰、汝宜唱由中行曹元寵小令、

漢時雅鄭參用。而鄭爲多。魏平荆州。獲漢雅樂古曲

音調存者四。曰鹿鳴騶虞伐檀文王。而李延年之徒以歌被寵。復改易音辭。止存鹿鳴一曲。晉初亦除之。又漢代短簫鐃歌樂曲。三國特存者。有朱鷺艾如張上之回戰城南巫山高將進酒之類。凡二十二曲。魏吳稱號。始各改其十二曲。晉典又盡改之。獨玄雲釣竿二曲名存而已。漢代鞞舞三國能存者。有殿前生桂樹五曲。其辭則亡。漢代胡角摩訶兜勒一曲。張騫得自西域。李延年因之。更造新聲二十八解。魏晉時亦亡。晉以來新曲頗衆。隋初盡歸清樂。至唐武后時舊曲存者。如白雪公莫巴渝白苧子夜團扇懊儂石城莫愁揚叛兒烏夜啼玉樹後庭花等六十三曲。唐中葉聲辭有者。又止三十七。有聲無詞者七。今不復見。唐歌曲比前世益多。聲行于今。辭見于今者。皆十三四代差近爾。大抵先世樂府有其名者尚多。其義存者十之三。其始辭存者十不得一。畧其音將無傳。勢使然也。

石崇以明君曲教其妾綠珠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庭、昔爲匣中玉、今爲糞上英綠珠亦自懊恨歌曰

絲布濕難織元伊侍孝武飲讌撫絃而歌怨詩曰爲君既不易爲臣良獨難忠信事不顯、乃有見疑患周旦佐文武金縢功不刊推心輔王政二叔乃流言、熊甫見王敦委任錢鳳將有異圖、進說不納、因告歸臨與敦別歎曰、祖風飈起蓋山陵氣霧蔽日玉石焚往事既去有長歎念別惆悵會復難陳安死隴上歌之曰隴上壯士有陳安、軀幹雖小腹中寬、愛養將士同心肝、騧驄文馬鐵鍛鞍、七及大刀奮無端、丈八蛇矛左右盤、十盪十決無當然、戰始三交失蛇矛棄我騧

驄竄岩幽爲我外援而懸頭西流之水東流河一去不還復奈何劉曜聞而嘉傷、命樂府歌之、晉以來歌曲見于史者蓋如是耳、

劉項皆善作歌、西漢諸帝、如武宣類能之、趙王幽死、諸王負死罪、臨絶之際、曲折深迫、廣川王通經好文辭、爲諸姬作歌尤奇古、而高祖戚夫人燕王旦之容華夫人所歌、又不在諸王下、蓋漢初古俗猶在也、東京以來、非無作者、大槩文采有餘、情性不足、高歡玉壁之後、士卒死者七萬人、慚憤發疾、歸使斛律金作

勑勒歌其辭略曰山蒼蒼天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歡自和之哀感流涕金不知書能發揮自然之妙如此當時徐庾輩不能也吾謂西漢後獨勑勒歌暨韓退之古琴操近古

唐時古意亦未全喪竹枝浪淘沙拋毬樂楊柳枝乃詩中絕句而定爲歌曲故李太白清平調詞三章皆絕句元白諸詩亦爲知音者協律作歌白樂天守杭元微之贈云休遣玲瓏唱我詩我詩多是別君辭自注云樂人高玲瓏能歌歌余數十詩樂天亦醉戲

妓云席上爭飛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詩又聞歌妓唱前郡守嚴郎中詩云已留舊政布中和又付新詩與艷歌元微之見人詠韓舍人新律詩戲贈云輕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禪沈亞之送人序云故友李賀善撰南北朝樂府古詞其所賦尤多怨鬱悽艷之句誠以蓋古排今使爲詞者莫能偶矣惜乎其終亦不備聲絃唱然唐史稱李賀樂府數十篇雲韶諸工皆合之絃筦又稱李益詩名爲賀相將每一篇成樂工爭以賂來取之被聲歌供奉天子又稱元微之詩往往

播樂府。舊史亦稱武元衡工五言詩。好事者傳之。往往被于管絃。又舊說開元中詩人王昌齡高適王渙之詣旗亭飲。梨園伶官亦招妓聚燕。三人私約曰。我輩擅詩名。未第甲乙。試觀諸伶謳詩分優劣。一伶唱昌齡二絕句。一伶唱適絕句。渙之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詩。終身不敢與子爭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須臾妓唱渙之詩。渙之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豈妄哉。以此知唐伶妓。當時名士詩句入歌曲。蓋常事也。蜀王衍召嘉王宗壽飲宣華苑。命宮人李玉簫歌衍所撰

宮詞。五代猶有此風。今亡矣。近世有取陶淵明歸去來。李白把酒問月。李長吉將進酒。大蘇公赤壁前後賦。協入聲律。此暗合孫吳耳。

涼州曲、唐史及傳載稱天寶樂曲皆以邊地爲名若涼州甘州之類。曲遍聲繇名入破。又詔道調法曲與胡部深聲合作。明年安祿山反。涼伊甘皆陷吐蕃。史及開元傳信記、亦云西涼州歌、此曲寧王憲曰、音始于宮。散于商、成于角徵羽。斯曲也。宮離而不屬。商亂而加暴。君卑逼下。臣僭犯上。臣恐一日有播遷之禍

及安史之亂世頗思憲審音而楊妃外傳乃謂上皇居南内夜與妃侍者紅桃歌妃所製涼州詞上因廣其曲、今流傳者益加、明皇雜錄亦云上初自巴蜀回夜來乘月登樓、命妃侍者紅桃歌涼州卽妃所製上親御玉笛爲倚樓曲、曲罷無不感泣、因廣其曲、傳于人間、予謂皆非也、涼州在天寶時已盛行、上皇巴蜀回居南内乃謂肅宗、所得始廣此曲或曰因妃所製詞而廣其曲者亦詞也、則流傳者益加、豈亦詞乎、舊史及諸家小說謂妃善歌舞邃曉音律不稱善製詞、今妃外傳、及明皇雜錄夸誕無實、獨帝御玉笛爲倚樓曲、因廣之傳流人間、似可信但非涼州耳唐史又云、其聲本宮調、今涼州見于世者凡七宮曲黃鍾宮道調宮無射宮中呂宮南呂宮仙呂宮高宮不知西涼所獻何宮也、然七曲宮知其三是唐曲黃鍾道調高宮者是也、脞說云、西涼州本在正宮正元初康崑崙翻入琵琶、玉宸宮調初進在玉宸殿故以名命合衆樂、卽黃鍾也、予謂黃鍾卽俗呼正宮。崑崙豈能捨正宮外別製黃鍾涼州乎因玉宸殿奏琵琶就易美

名此樂工夸大之常態而脞說便謂翻入琵琶玉宸宮調新史雖取其說止云康崑崙寓其聲于琵琶奏于玉宸殿因號玉宸宮調合諸樂則用黃鍾宮得之矣張祐詩云春風南内百花時道調涼州急遍吹揭手便拈金椀舞上皇驚笑悖拏兒又幽閒鼓吹云元載子伯和勢傾中外福州觀察使寄樂妓數十人使者半歲不得通窺伺門下有琵琶康崑崙出入乃厚遺求通伯和一試盡付崑崙段和上者自製道調涼州崑崙求譜不許以樂之半爲贈乃傳據張祐詩上皇已有此曲而幽閒鼓吹謂段師自製未知孰是白樂天秋夜聽高調涼州詩云樓上金風聲漸緊月中銀字韻初調促張弦柱吹高管一曲涼州入泬寥大呂宮俗呼高宮其商爲高大石其羽爲高般涉所謂高調乃高宮也史及脞說又涼州有大遍小遍非也凡大曲有數散序靸排遍攧正攧入破虛攉實攉滾拍遍歇殺滾始成一曲此謂大遍而涼州排遍予曾見一本有二十四段後世就大曲製詞者類從簡省而管絃家有不肯從首至尾吹彈甚者學不能盡

元微之詩云逡巡大遍梁州徹又云梁大遍最豪嘈史及脞說謂有大遍小遍其悞識此乎

伊州見于世者凡七商曲大石調高大石調雙調小石調歇指調林鍾商越調第不知天寶所製七商中何調耳王建宮詞云側商調裏唱伊州林鍾商今夷則商也管色譜以凡字殺若側商則借尺數字殺

霓裳羽衣曲說者多異予斷之曰西涼創作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唐史云河西節度使楊敬述獻凡十二遍白樂天和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由來能事各有主楊氏創聲君造譜自注云開元中西涼節度使楊敬述造鄭愚津陽門詩注亦稱西涼府都督楊敬述進予又考唐史突厥傳楊敬述白衣撿挍涼州事鄭愚之說是也劉夢得詩云開元天子萬事足惟惜當年光景促三鄉陌上望仙山歸作霓裳羽衣曲李肱霓裳羽衣曲詩云開元太平時萬國賀豐歲梨園進舊曲玉座流新製鳳管迭參差霞裳競搖曳元微之法曲詩云明皇度曲多新態宛轉浸淫易沈著赤白桃李取花名霓

裳羽衣號天樂夫西涼既獻此曲而三人者又謂明皇製作予以爲西涼創作明皇潤色也杜佑理道要訣云天寶十三載七月改諸無名中使輔璆琳宣進止令于太常寺刊石內黃鍾商婆羅門曲改爲霓裳羽衣曲津陽詩注葉法善引明皇入月宮聞樂歸留寫其半會西涼都督楊敬述進婆羅門聲調脗合遂以月中所聞爲散序敬述所進爲其腔製霓裳羽衣月宮事荒誕惟西涼進婆羅門曲明皇潤色又爲易美名最明白無疑杜牧之華清宮詩月間仙曲調裳

霓作舞衣詩家搜奇入詞非決然信之也又有甚者開元傳信記云帝夢遊月宮聞樂記其曲名紫雲回楊妃外傳云上夢仙子十餘輩各執樂器御雲而下一人曰此曲神仙紫雲回今授陛下明皇雜錄及仙傳拾遺云明皇用葉法善術上元夜自上陽宮往西涼州觀燈以鐵如意質酒而還遣使取之不誣幽怪錄云開元正月望帝欲與葉天師觀廣陵俄虹橋起殿前師奏請行但無回顧帝步上高力士樂官數十從頃之到廣陵士女仰望曰仙人現師請令樂官奏

霓裳羽衣曲乃回後廣陵奏上元夜仙人乘雲西來臨孝盛寺奏霓裳曲而去上大悅唐人喜言開元天寶事而荒誕相陵奪如此將使誰信之予以是知其他飾以神怪者皆不足信也王建詩云弟子歌中留一色聽風聽水作霓裳歐陽永叔詩話以不曉聽風聽水爲恨蔡條詩話云出唐人西域記龜茲國王與臣庶知樂者于大山間聽風水聲均節成音後翻入中國如伊州甘州涼州皆自龜茲致此說近之但不及霓裳予謂涼州定從西涼來若伊與甘自龜茲聽

風水造諸曲皆未可知王建金章餘亦見但弟子歌中留一色恐是指梨園弟子則何豫于龜茲置之勿論可也按唐史諸家小說楊太眞進見之日奏此曲導之妃亦善此舞帝嘗以趙飛燕身輕成帝爲置七寶避風臺偶戲妃曰爾則任吹多少妃曰霓裳一曲足掩前古而宮妓佩七寶瓔珞舞此曲曲終珠翠可掃故詩人云貴妃宛轉侍君側體弱不勝珠翠繁冬雪飄飄錦袍暖春風蕩漾霓裳飜又云朱閣沉沉夜未央碧雲仙曲舞霓裳一聲玉笛向空盡月滿驪山

宮漏長、又云霓裳一曲千峰上舞破中原始下來又云漁陽鼙鼓動地來驚破霓裳羽衣曲又云、世人莫重霓裳曲、曾致干戈是此中又云雲雨馬嵬飛散後驪宮無復聽霓裳又云霓裳滿天月粉骨幾春風帝爲太上皇、就養南宮遷于西宮梨園弟子玉琯發音聞此曲一聲則天顔不怡左右歔欷其後憲宗時每大宴間作舞、文宗時詔太常卿馮定采開元雅樂製雲韶雅樂、及霓裳羽衣曲、是時四方大都邑及士大夫家已多按習、而文宗乃令馮定製舞曲者疑曲存而舞節非舊故就加整頓焉李後主作昭惠后誄云霓裳羽衣曲綿茲喪亂世罕聞者獲其舊譜殘缺頗甚暇日與后詳定去彼淫繁定其缺墜蓋唐末始不全蜀檮杌稱三月上巳王衍宴怡神亭、衍自執板唱霓裳羽衣後庭花思越人曲決非開元全章洞微志述五代時任六郎事亦未足信按明皇改婆羅門爲霓裳羽衣屬黃鍾商云時號越調、即今之越調是也白樂天嵩陽觀夜奏霓裳詩云開元遺曲自淒涼況近秋天調是商又知其爲黃鍾商無疑、歐陽永叔云、

人間有瀛府獻仙音二曲此其遺聲瀛府屬黃鍾宮獻仙音小石調了不相干永叔知霓裳羽衣爲法曲而瀛府獻仙音爲法曲中遺聲今合兩個宮調爲霓裳羽衣一曲遺聲亦太疏矣筆談云蒲中逍遙樓楣上有唐人橫書類梵字相傳是霓裳譜字訓不通莫知非是或謂今燕部有獻仙音曲乃其遺聲然霓裳本謂之道調曲獻仙音乃小調爾又嘉祐雜志云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霓裳譜鈞容樂工士守程以爲非是則依法曲造成教坊伶人花日新見之題其

法曲雖精莫近望瀛予謂筆談知獻仙音非是乃指爲道調法曲則無所著見獨理道要訣所載係當時朝旨可信不誣雜志謂同州樂工翻河中黃幡綽譜雖不載何宮調安知非逍遙樓楣上橫書耶今并士守程譜皆不傳樂天和微之霓裳羽衣曲歌云磬簫箏笛遆相橫擊擫吹彈聲迤邐注云凡法曲之初衆樂不齊惟金石絲竹次第發聲霓裳序初亦復如此又云散序六奏未動衣陽臺宿雲慵不飛中序壁騞初入拍秋竹吹裂春氷拆注云散序六遍無拍

故不舞中序始有拍亦名拍序又云繁音急節十二遍跳珠撼玉何鏗錚翔鸞舞了却收翅唳鶴曲終長引聲注云霓裳十二遍而曲終凡曲將終皆聲拍促速惟霓裳之末長引一聲筆談云霓裳曲凡十二疊前六疊無拍至第七疊方謂之疊遍自此始有拍而舞筆談沈存中撰沈指霓裳羽衣爲道調法曲則是未嘗見舊譜今所云豈亦得之樂天乎世有般涉調拂霓裳曲因石曼卿所作傳撫述開元天寶舊事曼卿云本是月宮之音翻作人間之曲近夔帥曾端伯增損其辭爲勾遣隊口號亦云開寶遺音蓋二公知此曲自屬黃鐘商而拂霓裳則般涉調也宣和初普州守山東人王平詞學華贍自言得夷則商霓裳羽衣譜取陳鴻白樂天長恨歌傳并樂天寄元微之霓裳羽衣曲歌又雜取唐人小詩長句及明皇太真事終以微之連昌宮詞補綴成曲刻板流傳曲十二段起第四遍第五遍第六遍攧入破虛催袞實催袞歇拍殺袞音律節奏與白氏歌注大異則知唐曲今世決不復見亦可恨也又唐史稱客有以按樂圖示

王維者無題識維徐曰此霓裳第三疊最初拍也客未然引工按曲乃信予嘗笑之霓裳第一至第六疊無拍者皆散序故也類音家所行大品安得有拍樂圖必作舞女而霓裳散序亦疊以舞拍故不舞又畫師于器上或吹或彈止能畫一個字諸曲皆有此一字豈獨霓裳唐孔緯拜官教坊優伶求利市律呼使前索其笛指竅問曰何者是浣溪沙孔籠子諸伶大笑此與霓裳圖上定曲名何異

甘州世不見今仙呂調有曲破有八聲慢有令而中呂調有象甘州八聲他宮調不見也凡大曲就本宮調轉引序慢近令蓋度曲者歛態若象甘州八聲即是用其法于中呂調此例甚廣偽屬毛文錫有甘州遍顧瓊李珣有倒排甘州顧瓊又有甘州子皆不著宮調

胡渭州明皇雜錄云開元中樂工李龜年兄弟三人皆有才學盛名彭年善舞鶴年龜年能歌製渭州曲特承顧遇唐史吐蕃傳亦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今小石調胡渭州是也然世所行伊州胡渭州六公

皆非大遍全曲

六幺一名綠腰一名樂世一名錄要元微之琵琶歌云綠腰散序多攏撚又云管兒還爲彈綠腰綠腰依舊聲迢迢又云逡巡彈得六幺徹霜刀破竹無殘節沈亞之歌者葉記云合韻奏綠腰又志盧金蘭墓云爲綠腰玉樹之舞唐史吐蕃傳云奏涼州胡渭錄要雜曲段安節琵琶錄云綠腰本錄要也樂工進曲上令錄其要者白樂天楊柳枝詞云六幺水調家家唱白雪梅花處處吹又聽歌六絶句内樂一篇云管急絃繁掐漸稠綠腰宛轉曲終頭試知樂世聲聲樂病殘軀未免愁注云樂世一名六幺王建宮詞云琵琶先排六幺頭故知唐人以腰作幺惟樂天與王建耳或云此曲拍無過六字者故曰六幺至樂天獨謂之樂世他書不見也青箱雜記云曲有綠腰者錄霓裳羽衣曲之要拍霓裳羽衣曲乃言調與此曲了不相關士大夫論議嘗患講之未詳率然而發事與理交違幸有證之者不過如聚訟耳若無人攻擊後世隨此憒憒或遺禍于天下樂曲不足道也琵琶錄又

云正元中康崑崙琵琶第一手兩市折鬬聲樂崑崙登東綵樓彈新翻羽調綠腰必謂無敵曲罷市西樓上出一女郎抱樂器云我亦彈此曲無移在楓香調中下撥聲如雷絕妙入神崑崙拜女爲師女郎更衣出乃僧善本俗姓段今六么行于世者曰黃鍾羽即俗呼般涉調曰夾鍾羽即俗呼中呂調曰林鍾羽即俗呼高平調曰夷則羽即俗呼仙呂調皆羽調也崑崙所謂新翻今四曲中一數乎或他羽調乎是未可知也段師所謂楓香調無所著見今四曲中一數乎或他羽調乎亦未可知也歐陽永叔云貪看六么花十八此曲内一叠名花十八前後十八拍又四花拍共二十二拍樂家者流所謂花拍蓋非正也曲節揚抑可喜舞亦隨之而舞築球六么至花十八益奇

西河長命女

崔元範自越州幙府拜侍御史李訥尚書餞于鑑湖命盛小叢歌坐客各賦詩送之又云爲公唱作西湖調日莫偏傷去住人理道要訣長命女在林鍾羽時號平調今俗呼高平調也脞說云張紅紅者大曆初隨父丐食過將軍韋青所居青納爲姬

白傳其藝頴悟絕倫有樂工取西湖長命女加減節奏頗有新聲未進聞先歌于青青令紅紅潛聽以小豆合數記其拍紿云女弟子久歌此非新曲也隔屏奏之一聲不失樂工大驚青與相見嘆伏不已兼云有一聲不穩今已正矣尋達上聽召入宜春院寵澤隆異宮中號記曲小娘子尋爲才人按此曲起開元以前大曆間樂工加減節奏紅紅又正一聲而已花間集和凝有長命女曲僞蜀李珣瓊瑤集亦有之句讀各異然皆今曲子不知孰爲古製林鍾羽并大曆加減者近世有長命女令前七拍後九拍屬仙呂調宮調句讀並非舊曲又別出大石調西河慢聲犯正平極奇蓋西湖長命女本林鍾羽而近世所分二曲在仙呂正平兩調亦羽調也

楊柳枝

鑑戒錄柳枝歌亡隋之曲也前輩詩云萬里長江一帶開岸邊楊柳幾千栽錦帆未落干戈起惆悵龍舟去不回又云行樂隋隄事已空萬條猶舞舊春風皆指汴渠事而張祜折楊柳枝云莫折宮前楊柳枝當時曾向笛中吹則知隋有此曲傳至開元樂

府雜錄云白傳作楊柳枝予考樂天晚年與劉夢得唱和此詞白云古歌舊典君休問聽取新翻楊柳枝又作楊柳枝二十韻云樂童翻怨調才子弄妍詞注云洛下新聲也劉夢得云請君莫奏前朝曲聽唱新翻楊柳枝蓋後來始變新聲而所謂樂天作楊柳枝者稱其別創詞也今黃鍾商有楊柳枝曲仍是七字四句詩與劉白及五代諸子所製並同但每句下各增三字一句此乃唐時和聲如竹枝漁父今皆有和聲也舊詞多側字起頭第三句亦復側字起聲度差穩耳

喝駄子洞微志云屯田員外郎馮敢景德三年爲開封府丞撿澇戶田宿史胡店日落忽見三婦人過店前入西畔古佛堂敢料其鬼也携僕王侃詣之延坐飲酒稱二十六舅母者請王侃歌送酒三女側聽十四姨曰何名也侃對曰喝駄子十四姨曰非也此曲單州營妓教頭葛大姐所撰新聲梁祖作四鎮時駐兵魚臺值十月二十一日生日大姐獻之梁祖令李振塡詞付後騎唱之以押馬隊因謂之葛六姐及戰

得勝因始流傳河北軍中競唱以押馬隊故訛曰喝馱子莊皇入洛亦歌此曲謂左右曰此亦古曲葛氏但更五七聲耳李珣杜瓊樂有鳳臺曲注云俗謂之喝馱子不載何宮調今世道調宮有慢句讀與古不類耳

蘭陵王北齊史及隋唐嘉話稱齊文襄之長子宮封蘭陵王與周師戰嘗著陣圖對敵擊周師金墉城下勇冠三軍武士共歌謠之曰蘭陵王入陳曲今越調蘭陵王凡三段二十四拍或曰遺聲也此曲聲犯正宮管色用大凡字大一字勾字故亦名大犯又有大石調蘭陵王慢殊非舊曲周齊之際未有前後十六拍慢曲子耳虞美人脞說稱起于項籍虞兮之歌予謂後世以此命名可也曲起于當時非也曾宣子夫人魏氏作虞美人草行有云三軍散盡旌旗倒玉帳佳人坐中老香魂夜逐劍光飛青血化爲原上草芳魂寂寞寄寒枝舊曲聞來似斂眉又云當時遺事久成空慷慨尊前爲誰舞亦有就曲誌其事者世以爲工其詞云帳前草草軍情變月下旌旗亂褫衣推枕愴

離情遠風吹下楚歌聲正三更撫騅欲上重相顧艷態花無主手中蓮鍔凜秋霜九泉歸去是仙鄉恨茫茫黃載萬追和之壓倒前輩矣其詞云世間離恨何時了不爲英雄少楚歌聲起霸圖休一似水東流蔓葛荒葵城朧暮玉貌如何處至今芳草解婆娑只有當時魂魄未消磨按益州草木記雅州名山縣出虞美人草如雞冠花葉兩相對爲唱虞美人曲應拍而舞他曲則否賈氏談錄褒斜山谷中有虞美人草狀如雞冠大葉相對歌唱虞美人則兩葉如人拊掌之

狀頰中節酉陽雜俎云舞草出三雅獨莖三葉葉如決明一葉在莖之端兩葉居莖之半相對人或近之歌及抵掌謳曲葉動如舞益州方物圖贊改虞作娛云今世所傳虞美人曲下音俚調非楚虞姬作意其草纖柔爲歌氣所動故其莖至小者或若動搖美人以爲妙耳筆談云高郵桑景舒性知音舊聞虞美人草逢人作虞美人曲枝葉皆動他曲不然試之如所傳詳其曲皆吳音也他日取琴試用吳音製一曲對草鼓之枝葉皆動乃因曰虞美人操其聲調與舊曲

始末不相近而草輒應之者律法同管也今盛行江湖間人亦莫知其如何爲其吳東齋記事云虞美人草唱他曲亦動傳者過矣予攷六家說各有異聞方物圖贊最穿鑿無所稽據舊曲固非虞姬作若謂下音俚調嘻其甚矣亦聞蜀中數處有此草予皆未之見恐種族類則所感歌亦異然舊曲三其一屬中呂調其一中呂宮近世轉入黃鍾宮此草應拍而舞應舊曲乎新曲乎桑氏吳音合舊曲乎新曲乎恨無可問者又不知吳草與蜀產有異同否耶

安公子通典及樂府雜錄稱煬帝將幸江都樂工王令言者妙達音律其子彈胡琵琶作安公子曲令言驚問那得此對曰宮中新翻令言流涕曰愼毋從行宮君也宮聲往而不返大駕不復囘矣據理道要訣唐時安公子在太簇角今已不傳其見于世者中呂調有近般涉調有令言尾聲皆無所歸宿亦異矣

水調歌理道要訣所載唐樂曲南呂商時號水調予數見唐人說水調各有不同予因疑水調非曲名乃俗呼音調之異名按隋唐嘉話煬帝鑿汴河自製水

調歌非水調中制歌也世以今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謂南宮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帝樂之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闕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真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但有因不會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內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桮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令楊花飛水調撰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

巡關中舟子皆衣錦偶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乃造以俗呼音調異名者曲雖有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韵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制河傳不傳已久然歐陽永叔詞內河傳附越調亦然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非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並畫鴝鵒冠作鳥象又云嶺南有鳥似鴝鵒能言名吉了（音料）異哉武后凶忍之極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在泉人則欲速死在巳身則欲久長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蔟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卽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弘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

前曲或後曲

夜半樂唐史云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為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

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能宛轉天寶年中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絏緩便將何滿為曲名御府新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所好也明皇妄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記問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嘆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耶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

交今不見流恨滿川光立成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疊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奴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子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

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祜作孟才人歎一篇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都爲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笙歌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醫候之曰肌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候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祐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袖落君

前其詳不得而聞也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閒楊妃外傳云上夢艷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明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地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金粟粧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多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鍾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鍾宮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其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鍾商也皆不傳問諸樂工云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

調歌非水調中制歌也世以今水調歌爲煬帝自製今曲乃中呂調而唐所調南宮商則今俗呼中管林鍾商也脞說云水調河傳煬帝將幸江都時所製聲韻悲切帝樂之水調河傳但有去聲此說與安公子事相類蓋水調中河傳也明皇雜錄云祿山犯闕議欲遷幸帝置酒樓上命作樂有進水調歌者曰山川滿目淚沾衣富貴榮華能幾時不見只今汾水上惟有年年秋鴈飛上問誰爲此曲曰李嶠上曰眞才子不終飲而罷此水調中一句七字曲也白樂天聽水調詩云五言一遍最殷勤調少情多但有因不會時翻曲意此聲腸斷爲何人脞說亦云水調第五遍五言調聲最愁苦此水調中一句五字曲又有多遍似是大曲也樂天詩又云時唱一聲新水調謾人道採菱歌此水調中新腔也南唐近事云元宗留心内寵宴私擊鞠無虛日嘗命樂工楊花飛奏水調詞進酒花飛惟唱南朝天子好風流一句如是數四上悟覆桮賜金帛此又一句七字然既曰命奏水調詞則是今楊花飛水調撰詞也外史檮杌云王衍泛舟

巡闓中舟子皆衣錦偶自製水調銀漢曲此水調中製銀漢曲也今世所唱中呂調水調歌乃造以俗呼音調異名者曲雖有尾亦各有五言兩句決非樂天所聞之曲河傳唐詞存者二其一屬南呂宮凡前段平韻後仄韵其一乃今怨王孫曲屬無射宮以此知煬帝所制河傳不傳巳久然歐陽永叔詞內河傳附越調亦然王孫曲今世河傳乃仙呂調皆非也

萬歲樂唐史云明皇分樂爲二部堂下立奏謂之立部伎堂上坐奏謂之坐部伎六曲而鳥歌萬歲樂居其四鳥歌者武后作也有能人言萬歲因以制樂通典云鳥歌萬歲樂武后所造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嘗稱萬歲爲樂以象之舞三人衣緋大袖並畫鴝鵒冠作鳥象又云嶺南有鳥似鴝鵒能言名吉了（音料）異哉武后凶忍之極至聞鳥歌萬歲乃欲集慶厥躬在衆人則欲速死在巳身則欲久長世無是理也按理道要訣唐時太簇商樂曲有萬歲樂或曰卽鳥歌萬歲樂也又舊唐史元和八年十月汴州劉弘撰聖朝萬歲樂譜三百首以進今黃鍾宮亦有萬歲樂不知起

前曲或後曲

夜半樂唐史云明皇自潞州還京師夜半舉兵誅韋皇后製夜半樂還京樂二曲樂府雜錄云明皇自潞州入平內難半夜斬長樂門關領兵入宮後撰夜半樂曲今黃鍾宮有三臺夜半樂中呂調有慢有近拍有序不知何者爲正

何滿子白樂天詩云世傳滿子是人名臨就刑時曲始成一曲四詞歌八疊從頭便是斷腸聲自注云開元中滄州歌者姓名臨刑進此曲以贖死上竟不免元微之何滿子歌云何滿能歌能宛轉天寶年中嬰刑繫在囹圄間下調哀音歌憤懣梨園弟子奏玄宗一唱承恩羈絏緩便將何滿爲曲名御府新題樂府纂甚矣帝王不可妄有所好也明皇奏音律而罪人遂欲進曲贖死然元白平生交友聞見記問獨紀此事少異盧氏雜說云甘露事後文宗便殿觀牡丹誦舒元輿牡丹賦嘆息泣下命樂適情宮人沈翹翹舞何滿子詞云浮雲蔽白日上曰汝知書邪乃賜金臂環又薛逢何滿子詞云繫馬宮槐老持杯店菊黃故

交令不見流恨滿川光立成四句樂天所謂一曲四詞庶幾是也歌八叠疑有和聲如漁父小秦王之類今詞屬雙調兩段各六句內五句各六字一句七字五代時尹鶚李珣亦同此其他諸公所作往往只一段而六句各六字皆無復有五字者字句既異即知非舊曲樂府雜錄云靈武刺史李靈曜置酒坐客姓駱唱何滿子皆稱妙絕白秀才者曰家有聲奴歌此曲音調不同召至令歌發聲清越殆非常音駱遽問曰莫是宮中胡二字否妓熟視曰君豈梨園駱供奉邪相對泣下皆明皇時人也張祜作孟才人嘆云偶因歌態詠嬌嚬傳唱宮中十二春都為一聲何滿子下泉須弔孟才人其序稱武宗疾篤孟才人以笙歌獲寵者密侍左右上目之曰吾當不諱爾何爲哉指笙囊泣曰請以此就縊上憫然復曰妾嘗藝歌願對上歌一曲以泄憤許之乃歌一聲何滿子氣亟立殞上令毉候之曰肌尚溫而腸已絕上崩將徙柩舉之愈重議者曰非候才人乎命其櫬至乃舉祜有宮詞云故國三千里深宮二十年一聲何滿子雙袖落君

前其詳不得而聞也

凌波神開元天寶遺事云帝在東都夢一女子高髻廣裳拜而言曰妾凌波池中龍女久護宮苑陛下知音乞賜一曲帝爲作凌波曲奏之池上神出波間楊妃外傳云上夢艷女梳交心髻大袖寬衣曰妾是陛下凌波池中龍女衛宮護駕實有功陛下洞曉鈞天之音乞賜一曲夢中爲鼓明琴作凌波曲後于凌波池奏新曲池中波濤湧起有神女出池心乃夢中所見女子因立廟地上歲祀之明皇雜錄云女伶謝阿蠻善舞凌波曲出入宮中及諸姨宅妃子待之甚厚賜金粟粧臂環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曲多有凌波神二曲其一在林鐘宮云時號道調宮然今之林鐘宮即時號南呂宮而道調宮即古之仲呂宮也其二在南呂商云時號水調今南呂商則俗呼中管林鐘商也皆不傳問諸樂工云舊見凌波曲譜不記何宮調也世傳用之歌吹能招來鬼神因是久廢豈以龍女見形之故相承爲能招來鬼神乎

荔枝香唐史禮樂志云帝幸驪山楊貴妃生日命小

部張樂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方進荔枝因名曰荔枝香脞說云太眞妃好食荔枝每歲忠州置急遞上進五日至都天寶四年夏荔枝滋甚比開籠時香滿一室供奉李龜年撰此曲進之宣賜甚厚楊妃外傳云明皇在驪山命小部音樂于長生殿奏新曲未有名會南海進荔枝因名荔枝香三說雖小異要是明皇時曲然史及楊妃外傳皆謂帝在驪山故杜牧之華淸絕句云長安回望綉成堆山頂千門次第開一騎紅塵妃子笑無人知道荔枝來遯齋閑覽非之曰明皇每歲十月幸驪山至春乃還未嘗用六月詞意雖好而失事實今歇拍大石調皆有近拍不知何者爲本曲

河濫堆

中朝故事云驪山多飛禽名河濫堆明皇御玉笛採其聲翻爲曲子名左右皆傳唱之播于遠近人競以笛效吹故張祜詩云紅樹蕭蕭閣半開玉皇曾幸此宮來至今風俗驪山下村笛猶吹河濫堆賀方回朝天子曲云待月上潮平波灩灩塞管孤吹新河濫卽謂河濫堆江湖尚有此聲予未之聞也嘗以

問老樂工云屬夾鍾商按理道要訣天寶諸樂名堆作追屬黃鍾羽夾鍾商呼雙調而黃鍾羽則俗呼般涉調然理道要訣稱黃鍾羽時號黃鍾商調皆不可曉也

念奴嬌 元微之連昌宮辭云力士傳呼覓念奴念奴潛伴諸郎宿自注云念奴天寶中名倡善歌每歲樓下酺宴萬衆喧溢嚴安之韋黃裳輩闢易不能禁衆樂爲之罷奏明皇遣高力士大呼樓上曰欲遣念奴唱歌使二十五郎吹小管逐看能聽否皆悄然奉詔

歲幸溫湯時巡東洛有司潛遣從行而已又天寶遺事云念奴有色善歌宮妓中第一帝嘗曰此女眼色媚人又云念奴每執板當席聲出朝霞之上令太后調念奴嬌世以爲天寶間所製曲予固疑之然唐中葉漸有今體慢曲子而近世有愼連昌辭入此曲者後復轉此曲入道調宮又轉入高宮大石調

淸平樂 松窻錄云開元中禁中初重木芍藥得四本紅紫淺紅通白繁開上乘照夜白太眞妃以步輦從李龜年手捧檀板押衆樂前將歌之上曰焉用舊詞

爲命龜年宣翰林學士李白立進清平調詞三章上命梨園弟子約格調撫絲竹促龜年歌太眞妃笑領歌意甚厚張君房脞說指此清平樂曲按明皇宣白進清平調乃是令白于清平調中製詞蓋古樂取聲律高下合爲三曰清調平調側調此謂三調明皇止令就擇上兩調偶不樂側調故也况白詞七字絕句與今曲不類而尊前集亦載此三絕句止目曰清平調然唐人不深攷妄指此三絕句耳此曲在越調唐至今盛行今世又有黃鍾宮黃鍾商兩音者歐陽炯稱白有應制清平樂四首往往是也

雨淋鈴

明皇雜錄及楊妃外傳云帝幸蜀初入斜谷霖雨彌月棧道中聞鈴聲帝方悼念貴妃采其聲爲雨霖鈴曲以寄恨時梨園弟子惟張野狐一人善篳篥因吹之遂傳乎世予攷史及諸家說明皇自陳倉入散關出河池初不由斜谷路今劍州梓潼縣地名上亭有古今詩刻記明皇聞鈴之地庶幾是也羅隱詩云細雨霏微宿上亭雨中因感雨淋鈴貴爲天子猶魂斷窮者荷衣好涕零劍水多端何處去巴猿無

賴不堪聽少年辛苦今飄蕩深媿先生教聚螢世傳明皇宿上亭雨中聞牛鐸聲悵然而起問黃幡綽作何語曰謂陛下特郎當特郎當俗稱不整治也明皇一笑遂作此曲楊妃外傳又載上皇還京後復幸華清侍宮嬪御多非舊于望京樓下命張野狐奏雨淋鈴曲上回顧悽然自是聖懷耿耿但吟刻木牽絲作老翁雞皮鶴髮與真同須臾弄罷寂無事還似人生一世中杜牧之詩云行雲不下朝元閣一曲淋鈴淚數行張祐詩云雨淋鈴夜却歸秦猶是張徽一曲新長說上皇和淚教月明南內更無人張徽即張野狐也或謂祐詩言上皇出蜀時曲與明皇雜錄楊妃外傳不同祐意明皇入蜀時作此曲至雨淋鈴夜却又歸秦猶是張野狐向來新曲非異說也元微之琵琶歌云淚垂捍撥朱絃濕水泉嗚咽流鸎澁因兹倚作雨淋鈴風雨蕭條鬼神泣雙調雨淋鈴慢頗極哀怨其本曲遺聲春光好羯鼓錄云明皇尤愛羯鼓玉笛云八音之領袖時春雨始晴景色明麗帝曰對此豈可不爲判斷命取羯鼓臨軒縱擊曲名春光好回顧

柳杏皆已微折上曰此一事不喚我作天工乎今夾鍾宮春光好唐以來多有此曲或曰夾鍾宮屬二月之律明皇依月用律故能判斷如神予曰二月柳杏折久矣此必正月用二月律催之也春光好近世或易名愁倚闌

菩薩蠻南部新書及杜陽編云大中初女蠻國入貢危髻金冠纓絡被體號菩薩蠻隊遂製此曲當時倡優李可及作菩薩隊舞文士亦往往聲其詞大中乃宣宗紀號也北夢瑣言云宣宗愛唱菩薩蠻詞令相國假溫飛卿新撰密進之戒以勿泄而遽言於人由是疎之溫詞十四首載花間集今曲是也李可及所製蓋止此則其舞隊不過如近世傳踏之類耳

望江南樂府雜錄云李衛公爲亡妓謝秋娘撰望江南亦云夢江南白樂天作憶江南三首第一江南好第二第三江南憶自注云此曲亦名謝秋娘每首五句予考此曲自唐至今皆南宮字句亦同止是今曲兩段蓋近世曲子無單遍者然衛公爲秋娘作此曲已出兩名樂天又名以憶江南又名以謝秋娘近世

又取樂天首句名以江南好

麥秀兩岐文酒清話云唐封舜臣性輕佻德宗時使湖南道經金州守張樂燕之執盃索麥秀兩岐曲樂工不能封謂樂工曰汝山民亦合聞大朝音律守爲杖樂工復行酒封又索此曲樂工前乞侍郎舉一遍封爲唱徧發已盡記于是終席動此曲封既行守密寫曲譜言封燕席事郵筒中送與潭州牧封至潭牧亦能樂燕之倡優作襤褸數婦人抱男女筐筥歌麥秀兩岐之詞敘其拾麥勤苦之由封面如死灰歸[illegible]州不復言矣今世傳麥秀兩岐今在黃鍾宮唐尊前集載和凝一曲與今曲不同

文漵子盧氏雜記云文宗善吹小管僧文漵爲入內大德得罪流之弟子收入院中藏入家具猶作師講聲上采其聲製曲曰文漵子予考資治通鑑敬宗寶曆二年六月己卯幸興福寺觀沙門文漵俗講敬文相繼年祀極近豈有二文漵哉至所謂俗講則不曉其意此僧以俗談侮聖言誘聚群小至使人主臨觀爲一笑之樂死尚晚也今黃鍾宮大石調林鍾商

歌拍調皆有十拍令未知孰是而漵宁或悞作序緒後庭花南史云陳後主每引賓客對張貴妃等游宴使諸貴人及女學士與狎客共賦新詩相贈荅采其尤豔麗者爲曲調其曲有玉樹後庭花通典云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造恒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時太宗令何胥採其尤輕豔者爲此曲予因知后主詩皆以配聲律遂取一句爲曲名故前輩詩云玉樹歌殘王氣終景陽動曉樓空又云後庭花一曲幽怨不堪聽又云萬户千門成野草只緣一曲後庭花又云綠殘曾歎江總綺閣塵銷玉樹空商女不知亡國恨隔江猶唱後庭花又云玉樹歌闌海雲黑花庭忽作青蕪國又云後庭餘唱落船窻又云後庭新聲笑樵牧又云不知卿入宮前井猶自聽吹玉樹花吳蜀雞冠花有一種小者高不過五六寸或紅或淺紅或白或淺白目曰後庭花又按國史纂異雲陽縣多漢離宮故地有樹似槐而葉細土人謂之玉樹楊雄甘泉賦玉樹青葱左思以爲假稱珍怪者寔非也似之而已予謂雲陽

既有玉樹即甘泉賦中未必假稱陳后主玉樹後庭花或者以是兩曲謂詩家或稱玉樹或稱後庭花少有連稱者爲蜀時孫光憲毛熙震李珣有後庭花曲皆賦后主故事不著宮調兩段各四句似令也令曲在兩段各六句亦令也

鹽角兒 嘉祐雜志云梅聖俞說始教坊家人市鹽于紙角中得一曲譜翻之遂以名今雙調鹽角兒令是也歐陽永叔常制詞

此卷考核援引最詳雅可與段安節樂府雜錄並傳爲詞林佳話

晁氏客語

宋　晁迥

顏淵問仁孔子告之以禮仁與禮果異乎

陳平令周勃先入北軍亦不是推讓功能底人只是占便宜令周勃先試難也

人之所夸與所仰慕皆不出本等唐杜牧詣僧僧不識人言其名亦不省故詩云家住城南杜曲傍兩枝仙桂一時芳山僧都不知名姓始覺空門興味長因爲之語云毀譽但能驕本等利害但能動適用

王荊公教元澤求門賓須博學善士或謂發蒙恐不必然公曰先入者爲之主予由是悟未嘗講學改易者幼年先入者也

韓魏公門人有擊關夜出者關吏不得其賂詰旦以鑰損訴于公公曰鑰不堪用付市買修來

凡財用于國則奢于家則儉人之病也識者謂韓魏公用家資如國用謂不吝也曾魯公惜官物如已物謂誠儉也

王荊公著書立言必以堯舜三代爲則而東坡所但較量漢唐而已觀其所爲又全不相似

名利皆不可好也然好名者比之好利者差勝好名則有所不爲好利則無所不爲也

張乖崖戲語云功業向上攀官職直下覷似爲專意于卜數者言也

有志于道德功名不足論也有志于功名富貴不足論也有志于富貴則其與功名背馳亦遠矣

書有意異而語相似者有意相似而語異者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語相似而意異者也足食足兵民信

之矣語異而意同者也

王平甫謂荊公長于議古而短于議今工于知己而拙于知人

嘗有文投文正文正旣愛且歎堯夫問之文正曰此人不宜早達是把孟子做不識字人看底人

鄒至完云以愛己之心愛人則仁不可勝用矣以惡人之心惡己則義不可勝用矣

陳襄述古云人之所學不可爲人所容爲人所容則下矣

楊中立云人要爲善須先明善始得

陳并臣中勸學文云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師友爲者不可道也

哲廟時劉器之論宮人除邪或云九重之中安有邪物荅云心乎不得其正邪物得而窺之何間九重

呂原明元祐間侍講大雪不罷講講孟子有感哲廟一笑喜爲二絕云水晶宮殿玉花零點綴宮槐臥素屏特勑下簾延墨客不因風雪廢談經其二曰强記師承道古先無窮新意出陳編一言有補天顏動全

勝三軍賀凱還

原明初作侍講劉子陳所學畧云人君之學不在于遍讀雜書多知小事在于正心誠意少私寡欲至完雖遇宂劇事處之常優游因論易曰常雜而不厭若雜而厭非所以爲常

韓治與同僚處一日有卒悍厲衆皆怒之唯韓不顧癡如平時徐言曰無忿疾于頑惟頑能致人忿故也人謂其有家學蓋魏公之後

釋氏謂火行爲變化性如甘草遇火則熱油麻入火則冷甘蔗煎爲沙糖則熱水成湯則冷

陰符經謂禽之制在氣王鼂云玄龜食蟒飛鼠斷猿狼蝨囓鶴青要食虎此皆以小制大言在氣不在形也

無爲爲道有爲爲事是道常無用也

趙括言兵事父不能難然不謂善而卒知其敗阮瞻執無鬼論鬼爲之屈至變異形以信之事固有其理聊然而横辯之勝不可折者人皆以辯勝者爲然今易論知言也

呂正叔十八歲已能看春秋人問之曰以經按傳之眞僞以傳質經之是非

古人顧是非不論利害顧利害者古人所恥今人并利害亦不顧責名不責實者古人所恥今人名亦不責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未出門未使民時當如何中立曰對境不動難

原明荅問秀老云譽之者過其實毀之者失其眞之亦法門之猛將也

原明謂六經藥方也史傳是人之服藥之効也

韓師朴拜相誥詞云使天下皆知忠獻之有子則朕亦可謂得人

荊公凡處事必要經據托人賣金零賣了銖兩不足甚怒元澤曰銖銖而較之至兩必差遂解

止駡所以助駡助駡所以止駡也

荊公謂呂晦叔曰漢元晚節劉向數上疏切諫疑犯分也晦叔曰有貴戚之卿

荊公論舜納于大麓何義晦叔曰薦之于天周室班

爵祿諸侯惡其害己也而皆去其籍故司祿之官闕焉

子產惠人也云唯有德者能以寬服人其次莫如猛

善自修其短也

狄仁傑一言而全人之社稷顏考叔一言而全人之母子晏子一言而省刑

韓文公詩號狀體謂鋪敘而無含蓄也若雖近不褻狎雖遠不背戾該于理多矣

造意者常居尊與貴作事者常居卑與賤造意速作事遲以事之遲副意之速常不及故在上者不可以意之速責事之遲

造玉清昭應宮牒州郡供木丁晉公自作公文云不得將皮補曲削凸見心

蔡君謨知開封府事日不下數千每有日限事揀二兩件記之至其日問人不測如神

易動而無形者驚也過則虛矣寵辱如之故曰寵辱若驚

有微情者如一件事說輕重便别

人心動時言語相感

言順而理不可屈

君之視臣如土芥則臣視君如國人此爲君而言也非爲臣者所以責君父子之間不責善此爲父而言也非爲子者所以責父

尋常心氣如入官即了疑未入又復看本老云做官放子細何妨

程明道發語皆可錄受知神廟神廟問張載邢恕所學奏云張載臣所畏邢恕從臣游

伊川謂明道曰吾兄弟近日說話太多明道曰使見呂晦叔則不得不少見司馬君實則不得不多

永叔曰凡處事但自家踏得田地穩一任閑言語

罪謂之業蓋人之所爲未免于罪也易吉凶與民同患未能無利害吉凶也易之吉者未至于無悔言無悔者六而已

唐書不書詔列姦臣于夷狄後

神廟問陸農師疏布以冪八尊畫布以冪六彝何以別疏布對云疏取其氣達非畜布也何洵直云疏勺

可以不容乎

元祐間議祫祭子瞻云何以明之詩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劉器之云不然此一篇祀天亦用祀地亦用至如潛季冬薦魚春薦鮪豈一特

射人先射馬擒寇先擒王用兵之法也

道非忽遽可言坐而論道則神閑意定

凡世間一切好惡甘苦事把來做喫飯着衣安排本分合做看便無事稍有厭惡心更無是處

一切有爲法眞如性上顯現種種差别境界違順美惡皆是一體改頭換面了出來學者如今無可添只有可減減得盡便無事

子中云知道易勿言難知道而言之尚與道爲二不言則與之爲一矣幾叟云有勿言心去道愈遠矣

論理論己之所當爲須從根本論論事論古人之所爲須就事勢上論

有諸中必施于事乃爲善誠甫曰君子存其在我者物來斯應何必尋事做存其在我應物而未嘗誤乃爲善也

仲尼多愛愛義子長多愛愛奇

農師上殿神廟問洛河何以不涷奏云臣聞之有礜石焉礜石之力比鍾乳十倍

好作爲者多計慮而久諳歷者若無謀知艱難者必辯微而漫不省事者能耳順

曲禮曰毋不敬毋不敬則焉有傲欲傲不可長欲不可從疑注疏之言非經也

蔡君謨守福州上元日令民家一家點燈七盞陳烈作大燈長丈餘大書云富家一盞燈太倉一粒粟貧家一盞燈父子相對哭風流太守知不知猶恨笙歌無妙曲君謨見之還輿罷燈

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

范文正有言作官公罪不可無私罪不可有

出無謂之言行不必爲之事不如其已

以簡傲爲高以諂諛爲禮以刻薄爲聰明以闒茸爲寬大胥失之矣

越人按圖而言燕遇燕人則北矣豈若知燕而不言者耶讀崔氏珎庖而謂能精于飲饌豈若調和適口

習熟自然應法問其法則不能言者耶

富人有子不自乳而使人棄其子而乳之貧人有子不得自乳而棄之乳他人之子富人懶行而使人肩輿貧人不得不行而又肩輿人是皆習以爲常而不察者也天下事習以爲常而不察者推此亦多矣而人不以爲異悲夫

問世間名相事理如何得通解云但得本莫求末賢來問却是甚知若自有知却更問甚夫子常似怕人也似人罵也不動打也不動好怯怯地不如人

水土三行各兼信智

師朴入寺歸魏公問所買之物云千三魏公責之曰此俚巷之談非對尊長辭何不云一貫三百

荊公與魏公議事不合曰如此則是俗吏所爲魏公曰公不相知某眞一俗吏也使爾多財吾爲爾宰共財最是難事

壽禪師日行一百二十事本老行三之一或問不亦勞乎荅曰善念熟

子厚與其叔安仁令書云弊政之後諒煩整葺寬而

不弛猛而不殘待寄居游士以禮而不與之宴私切守法於人情從容此亦吾叔所能辦也

大司徒以保息養萬民太曰安富抑兼并

以有心息念則愈紛擾一寓諸敬則俱無事

侈權者害誠好功者害義取名者賊心

墨子之德至矣而君子弗學也以其舍正道而之他也相如太史遷之才至矣而君子弗貴也以其所謂學者非學也

通乎晝夜之道而知晝夜死生之道也

知生之道則知死之道盡事人之道則盡事鬼死生人鬼一而二二而一者也

學不貴博貴於正而已矣言不貴多貴於當而已矣政不貴詳貴於順而已矣

學爲易知之爲難知之非難也體而得之爲難致曲者就其曲而致之也

吾未見嗇於財而能爲善者也吾未見不誠而能爲善者也

形易則性易性非易也氣使之然也

德盛者言傳文盛者言亦傳

名數之學君子學之而不以爲本也言語有序君子知之而不以爲始也

古之學者爲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爲物其終至於喪己

杞栁荀子之說也湍水楊子之說也

自夸者近刑自喜者不進自大者道遠

見攝生者而問長生謂之大愚見卜者而問吉凶謂之大惑

申公薨范純夫託山谷草遺表表成不用又嘗爲山谷草司馬公休謝起碑樓表竄改正餘數字以示山谷畧無忤色但遜謝而已

東坡好戲謔語言或稍過純夫必戒之東坡每與人戲必祝曰勿令范十三知純夫舊行第十三也

東坡謂范純夫曰公之文可以經世皆不刊之說然某但涉獵爲文耳

元祐中客有見伊川先生者凡案間無他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謂客曰近方見此書自三代以後無

此議論崇寧初純夫子沖見欒城先生於潁昌欒城曰老來不欲泛觀書近日且看唐鑑

范純夫久在經筵進職靑項引疾乞歸蜀章十上得請以待制知梓州翌日丞相奏事簾前太母宣諭曰范侍講求去甚力故勉徇其請昨日孩兒再三留他（謂哲宗）可諭與且爲孩兒留未可求出前降指揮不行於是公不復有請

范純夫每次日當進講是夜講於家群從子弟畢集聽焉講終點湯而退

元祐末純夫數上疏論時事其言尤激切無所顧避文潛少游懇勸以謂不可公意竟不回其子沖亦因問言之公曰吾出劍門關稱范秀才今復爲一布衣何爲不可其後遠謫多緣此數章也

紹聖初籍定元祐黨止數十人世號精選其後乃泛濫人以得預爲榮而議者亦不以爲當也劉莘老梁況之繼卒貶所因淌洙之言朝廷以二公既沒不及再貶故諸子盡廢范純夫以是移化事實不類其子沖亦停官竟不知當時如何行遣也

純夫著作郎兼侍讀謁告省蜀公於許上以手詔撫問蜀公并賜茶藥又遣中使賜純夫銀百兩爲路費自太母垂簾未嘗有此賜也

司馬植云神宗疾大漸太母諭梁惟簡曰令你新婦做一領黃褙子十來歲孩兒着得者不得令人知次日惟簡袖進哲宗即位樞前衣此褙子也

邵成章云元佑中太母下詔東坡視草云苟有利于社稷予何愛於髮膚純夫云此太母聖語也子瞻並書之

李若谷教一初官云勤謹和緩其人云勤謹和已聞命矣緩字未諭李云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劉器之云富鄭公年八十書座屏云守口如瓶防意如城

溫公以楊子論性爲近不取孟荀又謂性如地善如五穀惡如莨莠地豈容只生穀而不生莠耶學者當除莠養穀耳

[illegible]寄齋談耳

五[illegible]而未王[illegible]學者[illegible]

還公以[illegible]有又問[illegible]

[illegible]簡補進哲宗即位極前衣此請于也

[illegible]公年八十[illegible]用云守日如[illegible]防[illegible]

[illegible]云其[illegible]木固非故錯了[illegible]

[illegible]各教一物官三云動謹和緩其人三云動謹和已聞

涪翁雜說

宋　黃庭堅

燕人膾鯉方寸切其腴以啗所貴腴魚腹下肥處也故杜子美詩云偏勸腹腴貴年少

醢人云羞豆之實酏食糝食鄭司農云酏食以酒爲餅賈公彦云酏粥也以酒酏爲餅若今起膠餅鄭司農云糝食菜餗蒸賈公彦云若今煑菜謂之蒸菜起膠餅蓋今炊餅蒸菜蓋今累鯖邪蜀人凡果蔬皆漬之醢以爲蒸餗周官醢人云醢人掌五齊七菹王舉

則供齊葅醢物六千甕齊即虀也豈蜀人尚有古風
耶

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四合象宮室曰幄坐上承塵曰
帟凡言設大次小次者皆幄也大次在壝壇之外小
次去壇遠矣

凡言貨賄金玉曰貨布帛曰賄貨自然物賄以人功
乃成

水鍾曰澤澤無水曰藪

上於下曰賜下於上曰獻若尊敬前人雖上於下亦
曰獻通行曰侑上於下下於上及平敵相與皆可曰
饋

大司徒里宰以歲時合耦於耡鄭康成云耡者里宰
治處若今街彈之室於此合耦今昆陽城中有漢街
彈碑

土訓掌道地圖以詔地事道地慝鄭康成云地慝若
瘴蠱然賈公彥云障即癘氣出於地也蠱即蠱毒人
所爲也

保氏敎國子六藝三曰五射四曰五馭鄭司農云五

射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也五馭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賈公彥云白矢者矢在鏃而貫鏃過見其鏃白參連者前放一矢後三矢相連而去也剡注者謂羽頭高鏃低而去剡剡然襄尺者臣與君射不與君並立襄君一尺而退井儀者四矢貫鏃如井之容鳴和鸞者和者在式鸞者在衡升車則馬動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逐水曲者御者逐水勢之屈曲而不墜水過君表者蝎纏旃以爲門間容掘驅而繫則不得入舞交衢者御車在交道車旋應於舞節也逐禽左者御驅逆之車驅禽獸使左當人君所射凡君自左射故公彥又云此當先鄭別有所見或以義而言以義而言則不可言別有所見則可又不知公彥何所據如是訓釋也

小宰云聽買賣以質劑司市云以質劑結信而止訟質人云大市以質小市以劑鄭康成云質劑爲兩書一札同而別之長曰質短曰劑若今下手書賈公彥云漢時下手書若今畫指券豈今細民弃妻手摹者乎不然則今婢券不能書者畫指節及江南田宅

契亦用手摹也

太祝辨九𢷎𢷎即拜也一曰稽首拜頭至地也二曰頓首拜叩頭至地也三曰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唐人書末言謹空蓋空首也九曰肅拜但俯下手若今時撎又曰介者不拜左氏云為事故敢肅使者又曰推手曰揖引手曰撎宋子京別紙多云伏奉手畢南人謂筆為畢因效之蓋以為手筆耳子京乃謂手簡爾雅簡謂之畢學記曰呻其佔畢

上古之人夜則伏常苦恙蟲食人心故晨興相見輒相問言得無恙乎

左思蜀都賦云邛竹緣嶺菌桂臨崖旁挺龍目側生荔枝故張九齡賦荔枝云雖觀上國之光而被側生之誚老杜亦云側生野岸及江蒲不熟丹宮滿玉壺雲壑布衣鮐背死勞人害馬翠眉須也龍眼惟閩中及南越有之太冲自言十年作賦三都所有皆責土物之貢至於言龍目亦不自知其失也雲壑布衣蓋言臨武長唐羌也

左傳子產曰寡君之二三臣札瘥夭昏大死曰札小

疫曰瘥短折曰夭未名曰昏

旬卿云蠏六跪而二螯其實八跪也盖古人作語詩有呰不省耳楊子云蠏蠏郭索後蚓黃泉詞約而寡過也

論俗字呼

藞（郎假反）苴（音鮓）泥不熟也中州人謂蜀人放誕不遵軌轍曰川藞苴

孔子於鄉鄙恂恂如也漢碑今在者多書黨作鄙恂恂凡古人書複語則書二字今人或於字下作一點或兩點皆非也

橙橘屬也棖兩旁長木也司馬相如上林賦曰黃江橙楱玉藻曰君入門士介拂橙楱音太蔟之蔟武陵有一種小橘名楱疑即今之金橘今人書凳（丁鄧反）爲橙非是

傀儡戲木偶人也或曰當書魁礨蓋象古之魁礨之士彷彿其言行也

雲麓漫抄

宋 趙彥衛

唐有三院御史侍御史謂之臺院殿中侍御史謂之殿院監察御史謂之監院太常寺有四院天府院御衣院樂懸院神厨院皆子司耳五代有樞密院鹽鐵院糧料院等品秩亦不高本朝樞密本立禮均二府又有學士院舍人院爲兩制下則糧料審計進奏官告登聞金鼓是爲六院皇子之居謂之某王宮王子則分院世俗目之曰宮院僧寺亦賜名院而院之爲

義始不一矣

周禮鼓人以雷鼓鼓神祀靈鼓鼓社祭路鼓鼓鬼享鼖鼓鼓軍事鼛鼓鼓役事晉鼓鼓金奏鄭氏注云雷鼓八面鼓也靈鼓六面鼓也路鼓四面鼓也鼖鼓兩面鼓也鼛鼓晉鼓不言幾面則一面無疑矣故樂府用[illegible]一鼓面八出或六出四出不惟不能者擊所謂陳暘者今以兩頭有革者便爲兩面則鼛晉與鼛鼓無別矣陳祥道禮書釋云八面六面四面由言八枚六枚四枚按周禮韗人爲皋陶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加三之一謂之鼖鼓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鄭司農云鼓四尺謂面四尺司農去周不遠其言當有所據不應前後自異則八面六面四面兩面從可知矣皋有磬折之勢而禮家反不以此爲據何耶

唐制起居郎起居舍人在紫宸內閤則夾香案立殿下直第二螭首和墨濡筆皆即坳處時號螭頭所謂螭首者盖殿陛間壓階石上鐫鑿之飾今僧寺佛殿多有之或云唐殿多於陛之四角出石螭首不應史

云殿下第二螭首也

唐三司使有三凡鞠獄以尚書侍郎與御史中丞大理卿爲三司使中葉以後有三司使總戶部鹽鐵度支皇太子監國則詹事左右庶子亦號三司使

故事百官入朝並乘馬政和三年十二月十一日以雪滑特許暫乘車轎不得入宮門俟路通依常自渡江後方乘轎迄今不改

近世行狀墓誌家傳皆出於門生故吏之手往往過實人多喜之率與正史不合如近日蜀本東都趙普傳與正史迥然如兩人正史[illegible]邵氏聞見錄與石林避暑燕居錄等以歲月參之皆不合汪彥章集有題陳文惠公逸事後云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下不過十刻一日夜分有御封至公不啟封來日袖進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仁祖首肯曰姑置之貴妃即退冊溫成皇后也當時墓碑不敢書公之曾孫袞始錄以示人按李氏長編辨此事云文惠公以景祐四年拜相寶元元年三月罷溫成以康定元

年十月自御侍選才人距文惠罷相凡二年餘雖嘗時已被寵幸不應諫臣便有正位中宮之請汪所見袞說非是實也其它往往類此

漢刺史以八月巡行所部歲盡詣京師奏事不言所處之地唐戴叔倫撫州刺史廳壁記云漢置十三郡刺史以察舉天下非法通籍殿中乘傳奏事居靡定處權不牧人其言必有據又江西節度觀察判官壁記云開元二十年四方都會之州各置採訪使以總覈凶按察之任使臣有土自此始也乾元二年天下聚兵罷採訪而加防禦尋代之以專征而討逆[illegible]戍則以節度主之其間復置觀察而爲與三使並唐書載建置領不詳故併記之唐之舉人先藉當世顯人以姓名達之主司然後以所業投獻踰數日又投謂之溫卷如幽怪錄傳奇等皆是也蓋此等文備衆體可以見史才詩筆議論至進士則多以詩爲贄

本朝之文循五代之舊多駢儷之詞楊文公始爲西崑體穆伯長六一先生以古文倡學者宗之王荆公爲新經說文推明義理之學兼莊老之說洎至崇觀

黜史學中興悉有禁專以孔孟爲師淳熈中尚蘇氏文多宏放紹熈尚程氏曰洛學

姓氏後世不復別但曰姓某氏雖史筆亦然按史記帝紀注引春秋左氏無駭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衆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上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爲謚因以爲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爲展氏注者云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一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自出解春秋者云因生以賜姓者謂若舜之嬀禹之姒伯夷之姜是已胙之土而命之氏者若舜之有虞禹之有夏伯夷之有呂是已於字則叔牙季友展無駭臧僖伯是已於謚則文武成宣宋戴惡衛齊惡是已於官則司馬司徒之類是已於邑則韓魏趙是已詳此諸侯既命於天子爲某公侯則是命之氏諸侯位卑不得賜姓其有以王公及以字爲氏或以官以邑既無土可分則姓與氏無別注史記者所以有族者姓之別名之語姓者統百世如周姓姬氏所以別子孫如魯衛毛聃郉晉

應韓之分又春秋之時諸侯之子爲大夫則稱公子孫則稱公孫公孫之子與異姓之臣未賜族而身爲大夫則稱名無駭俠之類是也已賜族而使之世爲大夫則稱族如仲孫叔孫季孫之類是也此諸侯不得命氏而得命族之例也從可知已若夫易云黃帝堯舜氏作堯舜雖非姓氏既是天子當一代稱曰堯舜氏義亦通此又不拘姓氏之例也

後漢徐穉孺子傳云家貧常自耕稼非其力不食恭儉禮讓所居服其德屢辟公所不起時陳蕃爲豫章

太守以禮請爲功曹穉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唯穉來特設一榻去則收之及陳蕃傳不書此事郡云蕃爲樂安太守郡人周璆高絜之士前後郡守招命莫肯至唯蕃能致焉字而不名特爲置一榻去則收之璆字孟玉臨濟人有美名而司馬溫公通鑑亦祗書徐穉事不及周故周璆之名益不顯細考之蓋陳蕃能尊敬賢士爲豫章太守則下徐孺之榻爲樂安太守則下周璆之榻范曄不能發明之耳

漢以司徒司馬司空爲宰相蓋六國時有此三卿漢

採用之但改司馬曰太尉殊不知周制天子六卿大國三卿三卿蓋諸侯之制漢人祇採六國之舊而不知周家天子故事失之矣

尚書至于岱宗柴又柴望大告武成柴雖祭名考之禮焚柴泰壇周禮升烟燔牲首則是祭前焚柴升其烟皆求神定義因爲祭名後世轉文不焚柴而燒香當于迎神之前用爐炭爇之近人多崇什氏蓋西方出香什氏動輒燒香取其清淨故作法事則焚香誦呪道家亦燒香解穢與吾教極不同今人祀夫子祭社稷于迎神之後奠幣之前三上香禮家無此說郷或用之

今人呼洗爲沙鑼又曰廝鑼國朝賜契丹西夏使人皆用此語究其說軍行不暇持洗以鑼代之又中原人以擊鑼爲篩鑼東南方亦有言之者篩沙音相近篩文爲廝又小轉也書傳目養馬者爲廝以所執是鑼爲洗曰廝鑼軍中以鑼爲洗正如秦漢用刁斗可以警夜又可以炊飯取其便耳

古人多言阿字如秦皇阿房宫漢武阿嬌金屋晉尤

甚阿戎阿連等語極多唐人號武后爲阿武婆婦人無名第以姓加阿字今之官府婦人供狀皆云阿王阿張盖是承襲之舊云

本朝有糧料院按韻畧料字平聲解云量也乃是量度每月合支糧食之處作側聲呼非是盖俚俗以馬食爲馬料誤矣

問人之年若二十則曰弱冠盖不習句讀將兩句作一句讀了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亦兩句讀論年則幼在禮則當學矣二十曰弱冠年雖幼在禮則當冠矣

唐制縣令闕佐官攝令曰知縣事李翺任工部誌文云攝富平尉知縣事是也今差京官曰知縣差選人曰令與唐異矣又諸道判官資歷未至第曰簽書其軍節度判官廳公事今亦反之

黃氏筆記

元　黃溍

許由事不見於經故司馬子長楊子雲皆以為疑或曰堯始讓四岳四岳舉舜乃讓於舜春秋左氏傳云許太岳之後四岳即許由也按周武王封伯夷之裔孫文叔於許為四岳之嗣則四岳在唐虞時未嘗封許安得預以為氏乎大抵莊子多寓言如必欲旁引曲證以實其說所謂子州支父石戶之農者又為誰乎姑闕其疑可也

鄧名世上進姓氏辯證有兩繆姓謂音穆者爲宋繆公之後音謬者爲秦繆公之後按史記秦本紀前書繆公後書穆公二字蓋通用而秦穆之見於詩書春秋傳皆正作穆未聞穆可讀如謬也繆固有兩音十與謬同秦繆可音謬安知宋繆之不音謬乎古人謚有以紕繆之繆爲謚如漢之張勃晉之何曾者若虞皮日休追咎秦伯舍重耳置夷吾而作秦穆公謚繆論乃後世文人出奇立說以寓褒貶云爾非有其實也安可遂以爲據乎漢有謬忌字正作謬又非可與宋秦二君之謚混爲一而忌之名亦辯證所不及辯證之可疑多此類漢翟方進汝南人而謂方進之翟音狄汝南之翟音宅何其自相矛盾也

漢因秦官置御史大夫掌副丞相所居曰府曰寺亦謂之憲臺朱博傳但稱御史府而後人多引博故事稱栢臺烏臺蓋御史有兩丞其一在蘭臺謂之中丞其後大夫廢遂獨存與尚書謁者並爲三臺齊有都水臺隋有司隷臺唐御史臺嘗改憲臺又改肅政臺

而門下爲東臺中書爲西臺祕書爲塹臺不專以御史所居官署爲臺也若夫所謂大行臺者自魏晉至隋唐皆有之其官有令僕尚書丞郎郎官猶令之行省而所謂外臺者漢以稱三司監院之以稱州郡唐帶御史者宋之監司既不帶御史人以其掌糾察之任亦循習呼之曰外臺云

千字文篇首曰勅周興嗣次韻世言此時未以詔命爲勅嘗是誤以梁字爲勅也程棨之考古編力辨其非引南史賈希鏡傳勅註郭子既以帝命爲勅而與嗣傳云勅制寺碑尤可爲證按漢書馮異傳以詔勅戰攻宣秉傳勅賜尚書祿董宣傳勅彊項令出然則以詔命爲勅自漢已然棨之特以與嗣傳切近可證而但引南史耳

米元章自署其姓名及所用圖記米或爲芊芾或爲黻黻與芾猶可通用芊乃楚姓米氏自出西域米國故人入中國者因以爲姓唐有回紇米懷玉五代有沙陀米至誠非若樓之與婁邵之與召同所祖也姓固不可改字音之相近者寧可混而一之耶或曰由

谷極稱引初平初起登皇與黃可混爲一姓乎是不然所謂金華仙伯金華牧羊客者蓋言其先金華人耳非指初平初起爲同姓也然他傳記初平初起亦或作黃而山谷則自謂七世以上失其譜於金華之族尚莫適相通蓋未嘗以初平與初起混皇黃爲一姓也

俗呼人之婦翁曰嶽丈曰泰山說者以爲泰山有丈人峯故有是稱然古者通謂尊長曰丈人非特婦翁也或又以爲張說因東封而其壻驟遷五品故稱之曰泰山其說尤鑿按漢郊祀志大山川有嶽山小山川有嶽壻山嶽而有壻則嶽可以謂之婦翁矣世俗之稱謂未必不以是又因嶽山而轉爲泰山耳

龔顧正續釋常談最號詳博按酒二字出儀禮注乃遺而弗及蓋其所釋者當時南方之常談耳

檠者定弓體之器周禮弓人注音景漢書蘇武注又音巨京反蘇文忠詩云大弨一弛何緣彀已覺翻翻不受檠陸放翁曰檠作平聲押用漢註也燈檠亦謂之檠音與漢注同李義山詩云九枝燈檠夜珠圓漢

地里志朝鮮民飲食以籩豆顏師古曰若今之檠音其敬反韻書檠字注曰有足似几物也義山以檠爲去聲蓋本於此又與前二音不同

范元實詩眼曰予誦少游詞杜鵑聲裏斜陽暮山谷曰既云斜陽又云暮即重出也欲改斜陽爲簾櫳予曰既云孤館閉春寒似無簾櫳山谷曰亭傳雖未必有簾櫳有亦無害予曰此詞本模寫牢落之狀若簾櫳恐損初意山谷曰極難得好字嘗徐思之寶祐間小舅王君仲芳隨宦至郴陽親見其石刻乃杜鵑聲裏斜陽樹一時傳錄者以樹字與英宗廟諱同音故易以暮耳蓋其詞一經元祐名公品題雖有知者莫敢改也外舅每爲人言而爲之永慨或曰傳錄者既以廟諱同音而爲之諱少游安得不諱乎是不然陸放翁引北史齊神武相魏時法曹辛子炎讀署爲樹神武怒其犯諱杖之則二字本不同音今皆諱避則以爲一音矣由是言之則樹字本不必避禮部韻畧諱而不收者失於不考也况當時諸公詩篇中所用樹字不一姑以太蘇集中所載而言則庭下梧桐樹

及樹頭初日掛銅鉦閙風驚樹龍琅玕孤城吹角烟樹裏清風欲發鴉翻樹等句作於熙寧元祐紹聖元符間未嘗以爲諱何獨疑少游之不避耶陶靖節詩㫖昔在黃子廉彈冠佐名州湯伯記註云三國志黃蓋傳曰南陽太守子廉之後劉潛夫詩話亦云子廉之名僅見蓋傳按後漢尚書令黃香之孫守亮字子廉爲南陽太守註及詩話舉其孫而遺其祖豈弗深考歟子廉乃守亮之字亦非名也

趙與旹賓退錄曰諺謂物多爲無萬數漢成帝紀語也按繹山碑云世無萬數則秦時已有此語矣

漢有兩韓信同爲高祖將兩張禹俱明經兩京房俱治易兩王商皆成帝時由外戚輔政兩杜子夏皆附王氏

北斗垣內星南斗二十八宿之一宿羽流列祠爲二斗非也南斗於次爲星紀在正北人以其見必於南故謂之南斗以別北斗耳若所謂斗纍爲豐年者乃天市垣之斗解星又非此二斗也

兩鈔摘腴

元　史浩

騶虞嚴氏作騶御虞人也非獸也呂氏作獸

左傳水昏正而栽栽築墻之板也

膏沐膏所以膏靣沐蓋瀋也米汁可以沐頭魯遣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專婦人用也今之賜靣脂是也

葛屨云宛然左辟辟者避也蘇氏曰讓氏避者必左也

河麋巧言彼何人斯居河之麋傳曰水草交曰麋李氏曰左傳吾賜汝孟諸之麋

稷雪米雪毛詩傳注先集維霰曰霰稷雪也或謂之米雪謂其粒若稷米然

醻酢醻導飲也欲以醻賓而先自飲以導之此飲觴之初自飲訖進酒于賓乃謂之醻酢報也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中垢桑柔維彼不順征以中垢中垢猶內汙也葢閨門之事汙衊之若王鳳之誣毀王商

鶬金載見鞗革有鶬箋曰鶬金飾貌疑今世所謂捻金者以平聲爲去聲呼耳

國語施優謂里克曰主孟啗我注云大夫之妻從夫稱主而孟則里克妻字也

韓詩綽虐顧我顏不懽東坡詩一語遭綽虐失身墮蓬萊

東坡秧馬歌以我兩足爲四蹄聳踊滑汰如鳧鷖

蔗霜即糖霜黃魯直答雍熙長老寄糖霜詩遠寄蔗霜知有味又糖霜譜曰遂寧有糖冰冠于四郡

方言以濡滯不決絕爲絮猶絮之柔韌牽連無邊幅也富韓並相時偶有一事富公疑之久不決韓詔富曰公又絮富變色曰絮是何言也劉夷叔嘗用爲如夢令云休休絮絮我自明朝歸去

雪多作於戊巳日嘗攷丁亥冬雪率多餘近戊子十二月八日巳未雪十八日巳巳夜雪二十七日戊寅夜雪大率丙子戊巳皆雪日也

趙雲洲云凡遇戊午巳未日久必變雨或遇亢壁二宿直日則可免餘宿不能免

今人相云不宣備文選楊修答臨淄侯牋末曰造不能宣備

尯字出羯鼓錄嵇康琴賦云間遼故音痺絃長故徽鳴痺者尯也兩絃之間遠則有尯故云

山立字禮記玉藻山立時行又樂記總干山立注正立也

頻煩字三國志費禕以奉使稱旨頻煩至吳杜詩三顧頻煩天下計

圓夢字出南唐近事馮僎舉進士時有徐文幼能圓

夢

今世呼蒲萄枇杷皆爲入聲樂天詩云酒餘送盞推蓮子燭淚堆盤壘蒲萄又深山老去惜年華况對東溪野枇杷其音自唐然矣

以煮酒脚塗壺甓石其黑如漆永不脫極妙

元豐間米元章自號鹿門居士其印文曰火正後人芾印其後並不用之

佾璣云今所謂骨咄犀乃蛇角也以至毒能解毒故曰蠱毒犀

賈秋壑甲戌寒食嘗作一絶云寒食家家插柳枝留春春亦不多時人生有酒須當醉青塚兒孫幾箇悲明年謫死

法令之書其別有四敕令格式也神宗聖訓云禁于未然之謂敕禁於已然之謂令設于此以待彼至之謂格設于此使彼效之之謂式

韃靼有拘哥者原係人根腳其家凌替典賣貨物盡盡獨存征遼日所獲一蒼玉印方四寸上有交螭紐以敗篋貯之出售欲鈔二定無酬價者偶有言于崔

中丞遂取觀之且摹其文令識篆人辨之其文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攷之乃秦璽于是經進之王方臣下進表稱賀

碧湖雜記

宋　謝枋得

東坡老饕賦葢文章之遊戲耳按左氏縉雲氏有不才子貪于飲食冐於貨賄侵欲崇侈不可盈厭聚斂積實不知紀極不分孤寡不恤窮匱天下之民以比二凶謂之饕餮說文曰貪財爲饕貪食爲餮然則東坡之賦當作老饕爲是

五臣注文選謂陶淵明詩自晉義熈以後皆題甲子後世因仍其說獨治平中虎丘僧思悅編淵明詩辨

其不然其說曰淵明之詩題甲子者始庚子迄丙辰凡十七年皆晉安帝時所作至恭帝元熙二年庚申歲宋始受禪自庚子至庚申葢二十年豈有宋未受禪前二十年恥事二姓而題甲子之理曾裘父艇齋詩話亦信其說然以余考之元興二年桓元簒位晉氏不斷如綫得劉裕而始平改元義熙自此天下大權盡歸劉裕淵明賦歸去來辭實義熙元年也至十四年劉公爲相國恭帝即位改元元熙至二年庚申禪于宋觀恭帝之言曰桓玄之時晉氏已亡天下重爲劉公所延將二十載今日之事本所甘心詳此言則劉氏自庚子得政至庚申革命凡二十年淵明自庚子以後題甲子者蓋逆知末流必至於此忠之至義之盡也思悅裘父殆不足以知之

杜詩云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按賈思勰齊民要術造酒門有桑落酒神麴酒其名不一又云桑欲落時造黍米酒可得來年造神麴酒春秋二時造者皆得過夏然桑落時作者乃勝于春天有造桑落酒麴法老杜或本諸此所謂桑落酒者恐未必然

杜牧之華清宮詩云雨露偏金穴乾坤入酒鄉許彥周謂如此天下焉得不亂蓋以明皇寵幸妃族賞賚無極君臣終日酣宴所以兆漁陽之變耳余聞東都宣政間禁中有保和殿殿西南廡有玉眞軒軒內有玉華閣卽安妃妝閣也妃姓劉氏入宮進位貴妃林靈素以左道得幸謂上爲長生帝君妃爲九華玉眞安妃每神降必別置妃位畫妃像于其中每祀妃像妃方寢而覺有酒容是特羣臣惟蔡元長最承恩遇嘗賦詩題殿壁曰瓊瑤錯落密成林檜竹交加午有陰恩許塵凡時縱步不知身在五雲深侍宴于保殿上令妃見京先有詩曰雅興酒酣添逸興玉眞軒內見安妃命京賡補成篇京卽題曰保和新殿麗秋暉恩許塵凡到綺闈云云須臾命京入軒但見妃像京又有詩云玉眞軒內煖如春只見丹青未見人月裏嫦娥終有恨鑑中姑射未應眞已而至閣妃出見京勸酬至再日暮而退且君門九重睡榻之側豈容他人咳睡至令人臣縱步褻飲于其間當時恩幸可從而知矣然則他日之禍殆甚于天寶之季此可爲

爲世君臣之戒

劉遺民名程之字仲思遺民其號也曾作柴桑令與淵明同隱淵明有和劉柴桑詩時又有周續之者爲撫州參軍淵明呼爲周掾亦隱於柴桑時號潯陽三隱

大麥青青小麥枯誰當獲者婦與姑丈夫何在西擊胡吏買馬軍具車請爲諸君鼓龍胡山谷親書此帖乃是漢成帝時童謠也後至元壽中涼州羌寇反三輔延及并冀大爲民害命將出師每戰輒負中益發田卒麥多委棄但有婦女收穫吏買馬軍具車者言調發重也請爲諸君鼓龍胡者不敢公言私抑語也

古樂府木蘭詞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封爵故杜牧之有題木蘭廟詩云彎弓征戰作男兒夢裏曾經與畫眉幾度思歸還把酒拂雲堆上祝明妃

女子作男兒其事甚怪五代王蜀時有崇嘏者本臨邛女子黃氏蜀相周庠初在臨邛嘏以詩上謁庠稱之薦攝府掾吏事明敏胥吏畏服逾一載欲妻以女

嘏以詩辭之曰一辭拾翠碧江涯貧守蓬茅但賦詩自服藍衫居郡掾未抛鸞鏡畫蛾眉立身卓矣青松操挺志堅然白璧姿幕府若容爲胆腹願天速變作男兒庠大驚召問具述本末乃黄使君之女元未從人惟老嫗同居此事尤怪

今樂府有蘭陵王乃北齊文襄之子長恭一名孝瓘爲蘭陵王邙山之戰長恭爲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因歌謠之爲蘭陵王入陣曲是也

紫薇雜記

宋　呂祖謙

神宗病甚不能言宣仁謂曰我欲爲汝改某事凡二十餘條神宗皆點頭獨至青苗法再三問終不應熙寧間神宗與二王禁中打毬子止問二王欲賭何物徐王曰臣不別賭物若贏時只告罷了新法

神宗朝蔣堂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有狂士何宗韓上堂詩有截斷劍門燒棧閣此中別是一乾坤堂懼遽下宗韓吏繳其詩待罪一日上問政府何宗韓

事如何諸公對方欲進呈此本狂生欲諸州編置可也上曰不可如此窮措大爲飢寒迫所致與一不管事官遂授鄧州司士參軍仍賜袍笏

晁伯禹戴之學問精確少見有比嘗作昭陵夫人詩詞云殺翁分我一杯羹龍種由來事杳冥安用生兒作劉季暮年無骨葬昭靈

晁以道詠之西池唱和云旌旗太乙三山外車馬長楊五柞中柳外雕鞍公子醉花前團扇麗人行貂絕唱也

呂氏舊俗母母受嬸房婢拜似受其主母拜也嬸見母母房婢跪即答拜是母母亦尊尊之義也母母呼嬸房人並斥其名嬸呼母母房稍老成親近者則並以姐稱之諸婢先來即呼後來者名後來者呼爲姐母母于嬸處自稱名或去名不稱新婦嬸于母母處則稱之

老蘇嘗謂學士作文引證事實猶訟事之引證見

搜神秘覽

宋　章炳文

元豐二年相州安陽縣民段化目（以）疾失明其子簡慶求醫不驗一夕忽夢神人告之曰與爾此藥可用人髓下之則汝父之目立見光明既悟手中果得藥簡乃蝍（御左）在腕搥骨取髓調藥以進立愈相州具奏其事如古之時有爲父母斷（御）指者斷（指）復更生自非至誠安能動天地感鬼神哉似段簡者安知不然哉（也）

西山費孝先善軌格（革）世皆知名有客人王旻因售貨

至成都求爲卦孝先曰教住莫住教洗莫洗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遇明即活遇塘即死再三戒之令誦此數言足矣旻受乃行途中遇大雨憩於屋下路人盈塞乃思曰教住莫住得非此耶遂冒雨行未幾屋顛覆仆獨得免焉旻之妻已私謂鄰比欲講終身之好候旋歸將致毒謀旻既至妻約其私人曰今夕但新浴沐者乃夫也日欲晡果呼旻洗沐重易巾櫛旻悟曰教洗莫洗得非此邪堅不從婦怒不肯乃自沐夜半反被害旻驚覗罔測遂獨囚繫官府榜考訊就獄不能自辨郡守錄伏牘旻悲泣言曰死即卿死矣但孝先所終無驗耳左右以是語上達翌日郡守命未得行法呼旻問曰汝鄰比何人也曰康七遂遣人捕之殺汝妻者必是以人也已而果然因謂寮佐曰一石穀搗得三斗米非康七乎旻既辨雪誠遇明即活之效歟

二條依宋刊本校

牧豎閒談 三丂

劉 景煥號吟牧

知邛州事龔頴建溪人也則眞君之遠孫眞君昇天之後渙嘗病且謂龔曰恨蜀中無紫粉獻之龔笑曰非是此物吉紫粉則蘇枋樹間自然蟲糞也是渙錯認紫粉十五年矣

為子的惜藥餌之平差因以尋常紫粉

則

元和中成都樂籍薛濤者善篇章足辭辯雖無風諷教化之吉亦有題花詠月之才當時乃營妓之中尤物也元稹微之知有薛濤未嘗識面初授監察御史

出使西蜀得與薛濤相覔自後元公赴京薛濤歸浣花浣花之人多造十色彩牋于是濤別模新樣小幅松花紙多用題詩因寄獻元公百餘幅元于松花紙上寄贈一篇曰錦江滑膩岷峨秀化作文君及薛濤言語巧偷鸚鵡舌文章分得鳳凰毛紛紛辭客皆停筆箇箇郎君欲夢刀別後相思隔烟水菖蒲花發五雲高薛嘗好種菖蒲故有是句蜀中松花紙金紗紙襍色流沙紙彩霞金粉龍鳳紙近年皆廢惟十餘年綾紋紙尚在

近年有皇華奉命[illegible]一子母胡孫似有靈性一日晴色照人繫于庭樹胡孫方玩其子忽有鳶飛下搏去其子止于舍上樹其母啄其腦食其髓胡孫遂見號叫淚下三日不食哀鳴不已人皆閔之且解其絆胡孫徑于厨中取肉一片戴于頭上往中庭坐似有所伺逡巡鳶果至搏其肉胡孫兩手捉住便擒擘其翅急齧其腦食其髓衆人甚爲快意

其母

胡孫復來將[illegible]去

丁巳九月廿四日校於太平湖醇王故邸所據爲鮑[illegible]抄本

沈桂